

《准噶尔戡乱传奇》头尾各五回

金成道 笔名幽幽兰草心

第一回 祖良璧邂逅救星 天雷劫考验良将

1675年（康熙十四年）中国西北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派兵击败盟主鄂齐尔图汗，统一了卫拉特诸部的松散联盟，建立准噶尔汗国，称博硕克图汗，开始与清王朝分庭抗礼。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底，噶尔丹在沙俄戈洛文（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的利诱唆使下，悍然进攻喀尔喀蒙古，发动了一场旨在分裂祖国的叛乱，一下打开了潘多拉魔鬼的盒子。

从此，以噶尔丹为首，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罗卜藏丹津、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准噶尔部贵族高层反动势力相继粉墨登场，操控战争。无情的战火持续了70年，最终蔓延到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等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无数生灵涂炭，史称“准噶尔叛乱”。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3万自新疆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喀尔喀三部首领仓皇率众数十万分路东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旗)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康熙决定亲征,同时分兵两路出击。1690年7月2日,左路军出古北口(今河北滦平南),以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同日,右路军出喜峰口(今河北宽城西南),以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北进,意欲消灭噶尔丹军于乌珠穆沁地区。

1690年7月14日,康熙从北京启程,24日亲临博洛和屯(今内蒙古正蓝旗南)指挥。同时令盛京将军(治所今辽宁沈阳)、吉林将军(治所今吉林市)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和硕恭亲王常宁右路军北进至乌珠穆沁境遇噶尔丹军,交战不利南退。噶尔丹乘势长驱南进,渡过西拉木伦河,进抵乌兰布通(今称乌兰布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战争的阴云笼罩了乌兰布通。

清右路军先遣部队副都统祖良璧因为孤军深入,全军覆没,仅剩祖良璧一人死里逃生冲出重围,祖良璧终因伤势过重昏死过去。也是祖良璧命不该绝,被一名11岁的少年所救。

午夜时分,月亮高高地挂在天宇,皎洁的光辉无垠地洒在杭爱山这片原始森林。“将军,你醒了!”少年笑着说,“我叫铁冷辉。”

“我叫祖良璧。小兄弟,是你救了我,谢谢你!”祖良璧连忙坐起来,战友们的惨死景象瞬间浮上心头,不仅长叹一声,“唉!”

“将军不必多虑,我已经给你服了冬虫灵丹,你的伤势已经痊愈。”铁冷辉表情依然笑着说。

“冬虫灵丹!”将军诧异地抬起头,感觉全身一点不痛了,一下站起来,“这是匈奴龙腾部落的镇山之宝,不知道小兄弟怎么会有?”

“这个不跟你说。”铁冷辉笑而不答。

“小兄弟大恩大德，请受祖良璧一拜！”将军连忙单膝跪倒双手作揖道。

“祖将军不必多礼，抗击噶尔丹叛军我等责无旁贷。”铁冷辉大义凛然道。

“说得好！”祖良璧大喜。

“哒哒哒！”密集马蹄声疾速从乌兰布通不远处传来，跑在前头的叛军只有 100 多米远，“嗖嗖！”铁冷辉连开两箭，“啊啊啊！”随着一阵惨叫，领头叛军倒在地上，紧随其后的叛军像触电一样瞬间停下来，双方再次陷入僵持状态。“杀！”随着一声怪叫，剩下的叛军嚎叫着悍不畏死冲向二人。

“嗖嗖嗖！”随着一阵激烈的箭声，又有三个叛军倒在地上，血腥的屠杀场面，使叛军不得不进行短暂的停歇。”杀！”随着嚎叫声，叛军发起新一轮攻击。

“嗖！”祖良璧弓弦刚响，周围的三个叛军一起射向他，“啊啊”两个叛军瞬间被击杀，祖良璧大刀一下砍断。一个叛军，趁对方失去武器的短暂间隙，一刀劈中祖良璧肩膀。

“嗨”祖良璧用尽吃奶的余力，一拳打在叛军头上，“啊！”叛军四肢抽动，口吐白沫，瞬间毙命。终因伤势过重，祖良璧倒在地上，一下昏死过去。“啊！”仅剩的两个叛军像箭一样冲向幸存的铁冷辉。

“嗖嗖嗖！”随着一阵箭响，铁冷辉总算搞定对手，叛军惨叫着倒在地上，只有出气再也没有进气。“嗷唔！嗷唔！”远处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叫声，铁冷辉顾不得胳膊受伤，连忙抓起地上的动物粪

便擦遍全身，彻底掩盖了人类的特有气味，艰难地背起祖良璧，缓缓向水声走去。铁冷辉不敢走山路，生怕再次遇到叛军，不得已专门选茂密的丛林前行，总算撇开了叛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铁冷辉驮着祖良璧来到了一处碧绿的湖水边，微波荡漾，山风阵阵。

“杀！”叛军如从天降，距离自己不到 200 米，已经封锁前方一切道路，草木尽皆被践踏成千百块。此时的铁冷辉也已经到了极限，双腿打颤，浑身是血，连站立都有点难，更不要说逃了，眼看铁冷辉和祖良璧插翅难飞。

“呜……”一阵悠扬的箫声传来，一个锦衣华服的中年美妇人从天而降，落在铁冷辉与叛军之间。

“让他走！”美妇人开口道，像对一个早已熟悉的故人。

“大胆妖妇，还不快滚！”话音未落拉思伦一脚踏出，大刀劈向对方。隐隐之中有兽鸣嘶吼之声传出，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化起来，肌肉突兀，两步踏出，他的整个人都好像变成了一只猛兽，仅是从视觉上就给人一种不可战胜的压力。这，就是一只猛兽，还是一只饿极的猛兽。吼！这一刻拉思伦的实力展漏无疑，毫无花哨的一刀霸道无匹，给人一种避无可避的错觉。

这一刀，在场能避开的人寥寥无几。而显然，那女子就在这寥寥无几之列，可看她的样子，显然是不想避开，因为，她想一鞭换一刀。

“咚！”众人眼前一花，只听一道闷声想起，那女子宽袍下面不知道何时已闪电般伸出一道钢鞭，跟拉思伦的大刀顶在一起。

狂暴的气流瞬间吹得周围碎屑散落一地，只有气流中心的两人，

丝毫未动。天呐！她竟然硬接了拉思伦一刀，那可是以强悍著称的大力士啊，这世上还有人敢和他比力量吗？

拉思伦也有些意外，虽然他未尽全力可当世又有几人敢和他硬碰硬？何况对方还是个女人！

“不自量力！”拉思伦嘴角一扬，力量同时崩发出来，一道巨大的翼龙幻影自他的背后缓缓升起。兽之长，杀戮之神！虎头兽身的巨大翼龙，带着如烈日一般耀眼的光芒，缓缓抬头，眼神中满是鄙视一切的自傲。拉思伦动用了血脉的力量，这个女人完了。

一股凶戾而充斥着让人绝望的气息瞬间弥漫了整个森林的每个角落，一些弱一点的叛军甚至有了一种想要跪拜臣服的感觉。拉思伦力量上的优势，可见一斑。不过，那个女人却看上去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在她的背后，亦有一道巨大的禽影缓缓升起。

相比于翼龙身上散发出来的耀眼光芒，她身后的禽影光芒简直就是不可直视，就像是一团升腾的火焰一般，随之一只形似凤凰，浑身朱赤的大鸟带着扑面而来的热浪仰天长鸣一声。

“啾！”这一声鸟鸣千啾不穷，悠扬婉转，似又带着无可匹敌之势，雷霆万钧之间风起云涌，如剥开云雾见天日，光彩刺眼，璀璨夺目，让人无法直视。那炽热逼人的滚滚火焰，更是让人退避三分，毫无斗志。这…在场所有的叛军再也抑制不住，纷纷张大了嘴巴呆立当场。

“青鸾！”而这一声鸟鸣也彻底惊醒了拉思伦，他，一瞬间面如死灰。“你你……你你是！”

这个亏，看来今天拉思伦就算是打碎了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咽了，

遇到了这个“魔王”，就算给他一百条命他也不敢动。那可是杀人于无形的“魔王”，拉思伦脸上闪过一丝惊慌。

“怎么样，黄台吉，你说我能放他们走吗？”女子展露出朱雀的禽影之后便迅速把血脉力量收回，满面桃花，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拉思伦额头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他早该想到了，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傻子，若不是对方有底气谁会出来送死，现在好了，对方，是他们家族惹不起的，尽管他贵为一等勇士，可是这局面如何收场？

不过也还好，对方是有特殊身份的，即便是拉思伦认怂也还不是很难看。他从众人脸上的震惊就能看出来，对方确实太强大了，朱雀禽影一出来，就差点让人的眼睛报废了。不难想象，若是在对战之时眼睛都看不见，自己到底还有几分胜算呢？何况，还有那炽热逼人的炙烤，如果不是同级的实力对上，简直就是想靠近人家都难，还谈何战斗？

还是丹济拉见多识广，他连忙走到拉思伦前面，“小婿鲁莽，还望公主见谅！”丹济拉满脸堆笑，他一下子醒悟过来，面前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大汗公主、师从肯特山起撵谷百毒门“百毒笑笑生”的“毒后”钟察海。当年钟察海因为与父亲噶尔丹政见不合，私自离开“汗宫”，噶尔丹派侍卫追杀，无一生还。后来不得已启用“大漠孤魂”沙克都尔追杀，而沙克都尔却对钟察海一往情深，私下放走了钟察海，自己却独自留守在“塞外冥冢”。

拉思伦带上一抹尴尬的笑容道：“原来是公主，是毒后，误会误会！”

“你们从哪里来，还回到那里去！”钟察海似笑非笑道。手一挥，

一道青色的气流冲向旁边的大树，“吡吡吡！”转瞬之间，十几棵大树树叶一下变成黑色，纷纷从树上飘落下来，树干清一色地变焦，好像山林过火。

“啊！”拉思伦大嘴一下张得老大，他深知刚才这毒要是射向他们，他们恐怕一个也跑不了。

“是是是！多谢毒后不杀之恩！”丹济拉连连拱手致谢。“撤！”手一招，叛军拔腿就向回跑，一个个像见了鬼一样，转眼跑得无影无踪。

“嗖嗖！”两枚药丸分别飞入祖良璧和铁冷辉口中，两道祥和的云气从两人头上升起来。钟察海回头看了他们一眼，脚尖一搓，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半炷香时间，祖良璧和铁冷辉恢复如初，二人大喜。

“呼！”狂风呼啸，原始森林传来阵阵“嘎吱嘎吱”声，太阳突然隐去，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半柱香时间，风停了，二人环顾四周，全是悬崖峭壁。

前方悬挂着一个水幕，一个巨大的钟鼎赫然出现在水幕上，看上去一切都是透明的，可是就是走不出去。

“啊！鼎阵！”祖良璧大惊，听悬空大师说过，鼎阵是上天对凡人的考验。如果通不过考验，这个人就会被天雷劈死。心还没有放下，更大的风险又来临了。

“将军，怎么办？”铁冷辉看了一眼祖良璧。

“上！”祖良璧只说了一个字。二人咬了咬牙，猛地一脚同时踏入鼎阵之内。祖良璧有意无意地好像向着铁冷辉所在的位置，深深看了一眼。这一眼，让铁冷辉的心也跟着揪了一下。

与此同时，浓厚的乌云开始不断聚集起来，天际雷声隆隆，低垂的云层不断有电芒窜动，好似上天已经完全震怒。狂风大作之下铁冷辉更是连站立都已经做不到了，而在他的头顶上方，渐渐也出现了一个由乌云组成的巨大漩涡。

“轰隆！”一道惊雷，赫然在天幕之中再次炸响。云层的漩涡之中，电芒如蛇不断疯狂窜动，雷声隆隆，天幕张开狰狞的大口，一道又一道的天雷滚滚而下。

“咔！”神鼎首当其冲被天雷击为碎片，继而便是铁冷辉背后一整块巨石，亦化为碎片，碎石飞溅犹如强劲的弩箭，更可怕的是上面还残留着惶惶天威，巨大的山石登时被炸了个四分五裂，轰隆隆向山涧滚去，溅起巨大的浪花。

铁冷辉身处漩涡中心，也许四散的碎石暂时还未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但天雷滚滚之下，下一秒他必然会被轰得连渣都不剩一丝。

“快闪开！”祖良璧此刻只觉得自己的心都揪了起来，他努力张大眼睛，看到了颤颤巍巍的铁冷辉，下意识地大喊一声。

祖良璧的声音完全被雷声所掩盖，但铁冷辉好似心有所感，同时也向着祖良璧的位置看了过来，随后凄惨一笑，张了张嘴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下一刻，寒风呼啸着把铁冷辉彻底吞没。

“轰隆！”黑云低垂，雷声震耳欲聋，声声都似有灭地之威，上天彻底被激怒了。黑漆漆的天空被一道道粗厚的电蛇照映出不可直视的耀眼光辉，雷声隆隆中四周的树木也纷纷开裂，宛如世界末日。

“轰隆！”在这一刻，酝酿许久的天雷终于对着铁冷辉发出了最为凌厉的一击，天际黑云深深之处，有一道光柱从天而降，沛不可挡，

好似要把这天地贯穿一般，轰然击下，四周的碎石也在这一刻被吹得一干二净，看那落雷的目标，正是铁冷辉。

铁冷辉一身是伤，面对这样的天威避无可避，唯有迎接上天的制裁。就在天雷落下来的那一刻，祖良璧的身影也腾空而起，不过眨眼间就出现在了铁冷辉的身边。

“让开！”祖良璧一把将铁冷辉推向旁边。铁冷辉瞬间失声哑然，他只能通过那模糊的视线看到一个高大的肩膀即将从他的视线中缓缓消失。

“轰！”携带着无上天道的巨雷完全打在了祖良璧的身上。

“轰！”天雷完全吞没了祖良璧，此刻在天雷正中的他竟然没有直接化为灰烬，只是衣衫尽裂，嘴角不断有鲜血溢出，苍白的脸上不断有丝丝黑气弥漫，竟是把这一击完全挡了下来。

“哈哈哈哈！”此刻祖良璧宛如疯癫，仰天长笑，伸开双手竟然还有闲暇与力气仰天嘶吼了一声。

“什么天劫，来吧！”轰隆隆！上天怒了！被一个凡人挑衅它又如何不怒，五道金色的光柱瞬间再次破开云层，将这片天地都映上了桀骜不驯的电流，随即五道惊雷融合在了一起，再次对着祖良璧当头轰下。

“轰轰轰！”原来，那五道天雷只不过是个开始，此刻天雷未散，再有一道道的电流疾射而下，好似不把祖良璧彻底轰成碎渣不罢休。此刻在雷阵中的祖良璧也体验到了天威的恐怖，巨大的雷柱在他的身上撕开一道又一道的口子，但由于他体内那些诡异的达摩斗窍藤蔓使得祖良璧一直没有被轰成碎片，反而那愈合的速度愈发逆天，大有完

全用肉体接下这煌煌天威之势。

但天威终究是天威，祖良璧想凭借自己独抗天威太难了，渐渐地他也出现了不支的现象，只感觉天雷的高温都快要把自己烧化了。不过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天雷完全洗涤掉了祖良璧身体内所有的顽疾，不断淬炼着他的骨骼与肉身，虽然愈合的能力出现了一丝丝的疲惫，但身板越发坚硬如铁，竟是几道天雷打下来都难以让他再出现之前那些巨大的伤口。

“这感觉...爽！”祖良璧死死咬牙，这滚滚天雷可不是开玩笑的，虽然现在能抵挡片刻，但祖良璧也觉得自己支撑不了多久了。

第二回 达摩祖师露尊容 玄阴毒指困少年

滚滚天雷还在不断落下，大有不把他轰死不罢休的势头，他到底怎么才能活下去？与天为敌祖良璧此刻才感到了自己到底是如何的渺小，在一道又一道的落雷之下，他终于再也承受不住了。可那天雷，却还未结束。祖良璧心中一沉，头顶一麻，只感觉下一道天雷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而这一次，他再也没有了任何的恢复能力。

难道就这样死了吗？“轰！”天雷再次滚滚而下，这一次的祖良璧终于没能再挺直身子，落雷将他身上大片的皮肤都烧焦了。

“吼！”祖良璧本来都快失去意识的大脑在这一瞬间又完全清醒过来，天雷将他身上的皮肤几乎完全烤焦，通体而入的雷劫也灌入了他身体的每一寸经脉、斗窍，看上去大有把他体内的达摩斗窍藤蔓斩草除根的意思。

“吡啦！”祖良璧此刻身体无一寸不在承受着钻心的疼痛，可眼

下他顾不了这些了，因为他明显地能感受到，此刻进入他身体的天雷完全就是那达摩斗窍藤蔓的克星，每一次电击之后斗窍藤蔓都会剧烈地颤抖几下，随后枯叶簌簌而落，枝干也变得有些焦黑，在祖良璧看来此刻斗窍藤蔓狼狈至极，像是斗败的公鸡一样蔫了下来，这样的天雷再来几次的话，斗窍藤蔓想不荡然无存都难。

祖良璧全身浴血，皮开肉绽，疼痛无以复加，他凭着灵台仅剩的一点点清醒，艰难地把体内所有的罡气都聚集在了斗窍藤蔓的周围，为它形成了一道罡气屏障，也许这样的屏障难以抵抗如此天威，但这的确是祖良璧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一道天雷可谓已经对祖良璧做出了毁灭性的打击，下一道天雷再落下时他必死无疑。

“轰！”天雷再度滚滚落下，这一次没有了罡气的愈合能力，祖良璧那被天雷淬炼到坚硬无比的皮肤也早已皮开肉绽，再也没有任何能够抵抗的能力，这一道天雷算是完完全全全部打入到了祖良璧的体内，他就要死了。

“嗤！”炽热的雷劫差点就把祖良璧焚为灰烬，但也就在他濒临死亡的这一刻，他体内的达摩斗窍藤蔓小碎片却又突然跳跃了一下。一瞬间，所有的天雷被自动引导到了本来闭合的斗窍，而那些曾经需要很大力气才能破开的斗窍，在如此惶惶天威之下，摧枯拉朽一般开始碎裂。祖良璧也慢慢清醒过来，全身开始罡气氤氲。

“我的天！”祖良璧倒吸一口冷气，将所有肉体上的疼痛都抛之脑后，随即换来一阵狂喜！原来，天雷还有这样的功效。无坚不摧的天雷和坚如磐石的斗窍，到底谁更强？祖良璧张开双手，笑咪咪地迎接着下一道天雷的降落。

在祖良璧晶莹斗能的滋润与保护下，他体内的罡气也渐渐又恢复了灵性，渐渐有绿叶开始从斗窍藤蔓枯焦的枝干上缓缓冒出。“轰轰轰！”天雷久久不能抹杀掉祖良璧，也让上天彻底地震怒了，黑压压的乌云越来越厚重，继而再形成一个个漏斗式的漩涡，电芒不断闪烁，看来是在酝酿着更强大的雷击。

“轰！”这一次数个漏斗式的云层所有的电芒都聚集在了一起，组成了一道比刚才还要粗壮上数倍的雷柱，随后带着呼啸的寒风对着祖良璧重重当头砸下。

“来得好！”祖良璧躺在地上，张开自己的双臂，加大自己与天雷的接触面积，尽可能多地让从天而落的天雷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和斗窍之中。数人合围之粗的雷柱狠狠砸向了祖良璧。

“咔咔咔！”纯净的天雷肆虐咆哮着，疯狂地破坏着他的一切内部器官，这一次的雷劫明显比之前更加暴躁。但祖良璧经过刚才的突破，体内的斗窍已经恢复了部分元气，这样的伤势他还能支撑得住。随即，大部分的雷能再次被祖良璧引导向着斗窍冲击而去。

“祖良璧，你的体内有四颗达摩斗窍，这是上天赐予你的无穷能量，一旦你的斗窍全部开启，世上将很少再有敌手。”师傅临终前的话再次在耳畔响起。

祖良璧张眼望天，此时天空之上的乌云还厚厚地压在头顶，明显是这次的天劫还远远没有结束。来吧，让我看看是你的天劫更持久，还是我的斗窍更厉害？

“再来！”祖良璧躺在地上，感受着坚如磐石一般的达摩斗窍，迫不及待地想让它尝尝什么是雷击的滋味。天雷更是一道接一道地密

集落下，后来的天雷完全凝聚成了水杯粗细，几乎所有的天雷一丝不浪费地打入到了祖良璧的身体之内，完全就是一副‘趁你病要你命’的架势。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达摩斗窍在他的身体内幻化出了一个兽影，来殊死抵抗。天雷不断向着祖良璧体内的达摩斗窍抽打而去，化为电鞭，一鞭一鞭地教训着那桀骜不驯的达摩斗窍。达摩斗窍发出阵阵巨大的龙吟，道道兽影翻腾。

上天的落雷好像也到了最后的疯狂阶段，甚至连酝酿的时间都省去了，一道道落雷连番落下，根本没有给祖良璧任何喘息的机会。

“咔咔咔！”四颗斗窍终于完全沦为碎片，彻底被开启。

在这一刻，上天好像也有些累了，巨大的光柱亦缓缓散去，低沉的黑云也好像彻底得到了发泄，狂风渐渐止歇，雷声也渐渐消散在了天际，随后，有金黄色淡淡的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一个红光满面的大和尚缓缓从鼎阵中走去，后面跟着一个妙龄少女。

“施主，你的四颗斗窍已经完全开启，日后好自修练，一定大有作为。切记不可作恶，否则必遭天谴。”达摩祖师双掌合十道。

“多谢大师教诲，祖良璧一定谨记在心，练好武艺，驱除叛军，还我河山。”祖良璧双膝跪倒道。

九天玄女指尖一弹，一粒湖水飞入铁冷辉口中，瞬间铁冷辉像吃了人生果，感到全身舒服极了，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修复，半柱香时间，铁冷辉慢慢睁开眼睛。

“好吧！你们下去吧！”九天玄女手一挥，鼎阵瞬间结束。一阵

风过，达摩祖师和九天玄女脚踏祥云，快速向上天飞去，最后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啊！我还活着！”铁冷辉大惊。

“是达摩祖师和九天玄女救了我们！”祖良璧飞在一个巨石上大喊道。二人连忙双膝跪地，对天磕头三下。

二人站起来，极目远眺，但见峨眉接云，山峦耸奇，危崖横断，云映崇山，真乃世外桃源。沿着古道拾级向上；但见杭爱山峰林曲流尽收眼底，石林谷间透出穷灵，阳光里荡溢繁丽，扑朔迷离，景象万千，古韵犹存。二人不知不觉中来了一处开阔地，地面上全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脚印，错乱的布满了整个地面。四周布满淡淡的雾气，虽然影响到了视线，不过还是可以看到最远处晃动的影子。

“不好！阎王殿！”铁冷辉脑中闪过一丝警惕，这可是叛军据点。

“大胆，竟敢擅闯阎王殿，杀无赦！”一个人满脸络腮胡的黑大个子嘴里骂骂咧咧的，几个中年汉子举着明晃晃的大刀随即便朝二人杀来。

真是刚出虎口，又进狼窝。祖良璧看看几人，再看看眼前的大汉，躲闪中，腾起就是一脚，径直朝黑老大的裆部踢去，那人毫无防备，硬生生吃了一脚，捂着裆部疼得是嗷嗷直叫。这一脚着实不轻，那光头老大疼得连手中的大刀都掉了。可祖良璧却没完，腾空而起后对着光头老大的后脑勺便是一脚劈下，劈得光头老大一个狗吃屎栽在了地上。

“铛铛铛！”连续几个飞腿，祖良璧将身边叛军打得屁滚尿流。

“嗨！”一个首领模样的叛军大喝一声，大刀呼啸着劈向对方，祖良

璧凌空一跃，一脚蹬在树上，借着力量向远处飞奔。

“抓活的！”叛军首领大吼。“哗！”十余个大汉饿狼扑食一般扑向二人。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这何止四手啊。

“分头跑！”祖良璧小声道，二人朝相反方向跑去。

“别让他们跑了！”首领大吼。

借着树林雾气掩蔽，铁冷辉跑出一阵子。可是终究被赶上，几名叛军举着大刀拦住了去路。铁冷辉飞起一脚，可是这一脚刚一踢出，便被人一掌死死挡住。铁冷辉转而旋身腾起，朝着那人颈部又是一脚侧踢，谁知又被那人一掌拦下。这个叛军显然是武林高手，动作机敏，身材精壮。

包围圈越来越小，祖良璧已经无影无踪，铁冷辉嘴角闪过一丝邪笑，脚尖一撮，一个翻身，转成一记双飞踢，径直朝一名叛军面门袭去，那人挡住了第一下，可是第二下却让铁冷辉正中脑门儿，那人被狠狠地踢飞在地。

铁冷辉落地后，还没来得及高兴。三四个叛军便已然扑到了跟前，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人随即顺手朝铁冷辉抓来，铁冷辉侧身闪过，转成一个旋身，再接一个侧身踱步便已然绕出了众人的包围圈。

哪知又是一个叛军径直朝铁冷辉扑来，铁冷辉左右躲闪不定，转成一个“燕剪云飞”，翻身腾起将叛军躲开。叛军本以为手到擒来，谁知却扑了个空，一个狗吃屎扑在了地上，搞了一鼻子灰。

打，铁冷辉是打不过；可是抓，十余个叛军也是抓不住，别看这么个巴掌大的地儿，可是这铁冷辉却是比泥鳅还滑，一阵闪转腾挪，便将好几个叛军折腾得摔了跟头。和这些叛军纠缠了这么久，虽说是

没吃到亏，可是力气却也是耗得差不多，几个翻身下来就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了，开始气喘吁吁。铁冷辉不禁朝四下观察着，猛然间心生一计。旋身绕过几名叛军，又侧身绕过一名叛军，而后一个腾空径直朝络腮胡叛军踹去。

络腮胡毫无防备，根本没有想到对方会唱这一曲，连忙躲闪。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闪则罢，这么一闪，立马让铁冷辉钻了空挡，翻身一脚，正中头部，“咚！”络腮胡倒在地上。

铁冷辉乘机一个鹰鹞翻身，越过众人头顶，向外飞去。

“武功不错啊！”耳边忽然传来了一个人的说话声。铁冷辉连忙转过头，可是刚转过头，对方比他速度更快，身子一麻，早被点了穴道，瞬间呆如木鸡。

“冷！”一股凛冽的寒气从心底升起，全身竟然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铁冷辉一下子昏过去。一个精壮的男子站在旁边，来人正是吴尔占扎卜，号称大漠邪刁。

“老子宰了你！”络腮胡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举起大刀就要砍。

“慢！副队长。”一个声音传来，正是大漠邪刁。

“看在大师的面上，让这小子多活几天。”络腮胡转过身来，“玄阴指厉害！大师这下又立了大功。”原来这个络腮胡正是叛军副队长乌尔济塞卜腾。

“哪里哪里！都是托大汗的福。”吴尔占扎卜摆摆手。

“是的是的！”乌尔济塞卜腾唯唯诺诺笑道。

“大师，这种小事，杀鸡焉要宰牛刀，有我乌尔济塞卜腾出马就

行了。” 乌尔济塞卜腾笑道。

“副队长说得好！不过我也闲着无聊，特意过来转转。” 吴尔占扎卜道。两人边走边说，互相奉承。

摇啊，晃啊，晃啊，摇啊，铁冷辉全然不知，被叛军扛在肩膀上，一路颠簸，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醒，但是眼睛是怎么也睁不开，手脚也不能动。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说话。

“我说副队长啊，你怎么扛了个男孩回来，副队长喜欢男的不成？” 一名脸上有黑痣的叛军笑着问。

“滚边上去！一天到晚只知道搞女人！这小子用处大着呢，功夫不错。” 乌尔济塞卜腾一瞪眼睛。

“副队长，这小子是什么来路？” 黑痣接着问道。

“问问不就知道了！”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插话道。

“先绑着关起来，对，和费珍云小妮子关一块儿。” 乌尔济塞卜腾命令道。

“是！副队长。不过……” 士兵欲言又止。

“别他妈的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乌尔济塞卜腾骂骂咧咧道。

“那个小妮子啊，性子可真烈，两天了，硬是连一口水都没喝。” 士兵抬头道。

“啊！怎么不早说！她可是咱们的摇钱树啊，她要是有什么闪失，咱们可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乌尔济塞卜腾裂开大嘴，凶相毕露，转身往里走去。

“副队长！我陪你一道。”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快速跟上。两人

很快走进一间杂物间，拐角处一个九到十岁的小姑娘坐在地上，满面泪痕。看到有人进来，小姑娘十分胆怯地往拐角缩，可是已经是墙角，根本无处再躲。

“费小姐，不要害怕，叔叔来看你了。” 尔济塞卜腾满脸堆笑走到小姑娘身边，蹲下来，“费小姐，你看你要是不吃饭，饿瘦了，饿坏了，长大就再也嫁不出去了。来来来，乖，张嘴！” 尔济塞卜腾满脸堆笑轻声劝慰道。

“啪！” 小姑娘一手将碗推到地上。

“费珍云，你个小妮子，可别不识抬举，再给老子摆脸色，小心老子抽你。” 尔济塞卜腾站起来，满脸怒气。

“副队长，你大人有大量，消消气，气坏了身子，阿诗玛可就……”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望着尔济塞卜腾。

“阿诗玛！你是说我那个姘头，那才叫爽！” 尔济塞卜腾裂开大嘴笑道。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慢慢走到费珍云身边，弯下腰，满脸慈祥道：“费小姐，这样啊，这桌上呢还有很多好吃的，你饿了就吃一点儿，要是不合胃口呢，你就跟叔叔说，叔叔找人给你重做。”

“大师，我们走！我就不信这小妮子，能扛得过肚子。” 尔济塞卜腾边说边往外走。

转眼四个时辰过去了，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早解了铁冷辉穴道，铁冷辉只觉得脑袋又是一阵眩晕，随即便失去了意识，等到再次清醒时，周围很安静，静得可怕。铁冷辉拼命地想挣开眼睛，但是身体完全不听使唤。

折腾了好一阵，只觉得有人在摸自己的脸，耳边响起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小哥哥，你醒醒啊，小哥哥，你没事儿吧。”

像是个姑娘，抓着铁冷辉的肩膀摇了好一阵子，铁冷辉只感觉脑子越来越清醒，只是身子还是丝毫都不能动弹，而且歪曲在地上简直难受极了。又被折腾了好一阵，只觉得有什么东西环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温热温热的，然后感觉自己的上半身被一点点地往起拽，这么任人摆布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终于，自己好像是坐了起来，背上还靠有东西，热乎乎的，这坐着就是爽，顿时感觉空气都清新了不少，呼吸也是一阵通畅。

第三回 玉图腾风云再起 小英雄困室犹斗

铁冷辉只觉得耳边“嗡”得一声，然后脑子里一阵轰鸣，随即又是一阵眩晕，等到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眼前一片光亮，甚是刺眼。铁冷辉连忙抬起胳膊遮住双眼。欸，铁冷辉不禁一阵兴奋，自己的眼睛竟然睁开了，而且胳膊也能动了，只是脑袋还有点儿晕。

“小哥哥，你终于醒了。”

铁冷辉慢慢移开胳膊，便看见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原来是个小姑娘，看来比自己还要一点。

“小妹妹，你是谁啊？”

“我，我叫费珍云，你，你呢。”

“我啊，我叫铁冷辉，我怎么会在这儿？”铁冷辉自言自语道，依然有些迷糊，揉了揉脑袋，“那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我是被他们抓来的。”费珍云小声道。

“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那个，哦，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铁冷辉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费珍云依然小声道。

“不知道？”铁冷辉一下瞪大了眼睛。

“对，前两天我跟师傅去土地庙还愿，师傅在庙里烧香，我嫌无聊，就自己出去走走，然后遇见一个大叔向我推销佛像，我看了一下，然后我就晕了，醒了之后就到这儿来了。”

“你姓费，费扬古你认识吗？”铁冷辉突然好像想起什么。

“是我爹爹，小哥哥，你认识我爹爹吗？”费珍云认真道。

“就是那个领兵抗击噶尔丹的将军，谁不知道啊！”铁冷辉停一下忙问，“他们抓你来之后有没有让你做什么。”

“嗯？有，他们让我给家里写信，说是报平安，我没写。”

“哦，是这样啊，我懂了，原来是绑票啊。”铁冷辉自言自语。

“小……哥……哥”费珍云只觉得眼睛一白，脑袋一阵眩晕，随即便不由自主地向后跌去。

铁冷辉连忙一把拉住费珍云，连声问道：“小妹妹，小妹妹！”刚才没有细看，现在这么仔细一瞧，方才发现这费珍云双脸惨白，看不到半点儿血色，而且双唇也已干裂出血。

摇了好半天，费珍云才缓缓睁开眼睛，“我没事，只是好累啊！没有力气。”

“你一定是太饿了，我刚才听他们说，你两天都没吃东西了，这怎么行啊，他们刚才说吃的在……”铁冷辉向四下望去，一眼便看见

了桌子上的七八个盘子，装着各式糕点还有卤肉，铁冷辉馋得口水差点儿都流出来了。

“这么多好吃的，你等着，我去给你拿点儿啊。”铁冷辉说着小心翼翼地扶起费珍云，等到其坐定后，便一个箭步直奔桌子而去。

“啪！”铁冷辉双脚还没完全迈出，就一个狗吃屎摔在了地上。原来是铁冷辉看见一桌好吃的，太过激动，竟然忘记了脚镣。铁冷辉连忙爬起身来，弹了弹身上的泥土，回头嘿嘿一笑。

“没事儿，我没事儿！”说着便拖着脚镣，快步扑到了桌子旁，一把揪下一个大鸡腿便啃了起来。

“哇，太香了！”一个鸡腿下肚，方才想到身后的费珍云，铁冷辉立马揪下另一根鸡腿，又抓了好几块糕点，一摇一摆地走到费珍云身边。

“给你！”铁冷辉递过油腻的鸡腿。

“我不吃！”费珍云摇了摇头。

“为什么？这么香还不吃！”铁冷辉说着蹲坐在费珍云的身边，满脸疑惑。

费珍云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铁冷辉手中的大鸡腿，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连吞了好几口口水，过了老半天，还是摇了摇头。

“我不吃，他们是坏人，里面有毒。”费珍云小声道。

“怎么会呢，这是绑票，又不是谋杀，他们怎么会下毒呢，他们要是把你毒死了，还拿什么要挟你家人啊。”铁冷辉笑道。

“那我也不吃，我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费珍云满脸认真道。

“什么啊，还阴谋得逞，我告诉你吧，你不吃才会让他们阴谋得

逞呢。来，快吃点儿吧。”铁冷辉把鸡腿送到费珍云眼前，费珍云仍旧是摇了摇头。

“你看啊，你吃了东西，才能有力气想办法，我才能带你逃出去啊！”铁冷辉小声道。

“你真能带我逃出去吗？”费珍云满是不相信。

“你小声点儿，别让他们听到了。”铁冷辉机警道。

“哦！你说的是真的吗？”费珍云轻声说道。

“当然，我是谁！”铁冷辉拍了拍胸脯，“我可是天下第一超级无敌神箭手铁冷辉，我是老江湖了，就他们几个，都不够我练手呢！快吃吧，你要是饿着肚子，我可就没办法救你了！”铁冷辉大言不惭道。

“嗯。”费珍云一把抓过铁冷辉手上的鸡腿便啃了起来。这再怎么娇贵，再怎么有气质的小美女，饿个两天之后都是一样没有吃相，更何况费珍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不过她这般剽悍的吃法还是把铁冷辉吓到了。但见费珍云抓起鸡腿，连啃了两大口，已然将一个大鸡腿剔成一根鸡骨头。包了满满一嘴，糊得满脸都是油。

铁冷辉已然是瞠目结舌，“你慢点儿，那还有好多呢，吃慢点儿，别噎着了，我去给你倒点儿水。”

军营四周云雾缭绕，百米开外什么都看不清。而铁冷辉和费珍云被关的应该是后院，依山而建，窗子没锁，门也没锁，对铁冷辉和费珍云的唯一束缚，除了脚镣，就只剩下门口那个脸上长着黑痣正在呼呼大睡的大汉。这就好办了，铁冷辉心中一阵暗喜。可就在他高兴之际，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

“哎呦，是谁？是副队长，还有大师，俺当是谁呢，把俺吓了一

跳。”门口黑痣大汉眯着眼睛道。

“忽雷啊！你怎么又睡着了。”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轻声道。

“大师，哎呀，这大白天的，还不让俺睡会儿。”忽雷迷迷糊糊的声音懒洋洋地答道，“再说了，就那个小妮子，能整出什么名堂。”

“啪！”一个响亮的耳光响起，“就知道睡，再睡军法从事。”乌尔济塞卜腾大声道。

“是！”忽雷一下醒过来，两条腿毕恭毕敬地站稳。

“哎！一点没长进。”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感叹道。

铁冷辉连忙坐到费珍云旁边小声说道，“你等一下放乖点儿，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咱们才有机会，听见没有。”

“嗯！”费珍云点了点头。

“咯吱！”门被推开了，走进了两个叛军，走在前面的，长得身材精壮，看着挺面善，浓眉大眼，衣冠楚楚，打眼一看你绝对不会把他当成叛军，这人正是叛军龙潭据点军师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他本是博尔塔拉寺长老，后来因为奸淫师妹，被博尔塔拉寺逐出山门，自封鬼面阎罗，四处撒野，到处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清廷悬赏通缉，怎奈这厮武艺高强，玄阴指无人能挡，最后悬空大师出手，方才重伤这厮。这厮为了躲避清廷追捕，张皇失措跑到杭爱山，最后倒在“阎王殿”外黑森林，为叛军所擒。“阎王殿”龙潭据点的叛军统帅奈冲鄂木布看中他身怀异术，便将他吸纳进来，并任命为军师。因其一手玄阴指，深得噶尔丹欣赏，奈冲鄂木布对他也不敢怠慢。

而后面那个正是副队长乌尔济塞卜腾，这家伙身高马大，像一头骆驼，满脸凶相，加上络腮胡更是不怒自威。乌尔济塞卜腾看见铁冷

辉，一脸惊愕，“他怎么醒了，你不是说他中了玄阴指吗？怎么看上去他一点也不冷呢？”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连忙拉起铁冷辉的手，发现掌心有阵阵热量传来，当下也是满脸疑惑，“对呀，我也奇怪啊，中了玄阴指，竟然没有好好睡个八九个时辰。竟然醒了也不冷！”

“算了，醒了正好。不冷也好。” 乌尔济塞卜腾说道，“正好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免得夜长梦多。” “欸，那小妮子好像吃东西了。”

“是啊！”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看了看费珍云，再看了看乌尔济塞卜腾，笑道，“看来咱干什么都没用，这小姑娘啊还得小屁孩陪。” 边说边半蹲下身子。

“费小姐，对吧，这样才乖嘛，乖乖吃饭才好。饭菜合不合胃口啊，要是不合胃口叔叔立马叫人去换。”

费珍云下意识地朝铁冷辉靠了靠，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左手攥着衣角，右手紧紧地攥着铁冷辉的手，过了好半天，才微微点了点头。

“那就好，叔叔问你个问题啊，你一定要跟叔叔说实话啊，说谎可不好玩。” 吴尔占扎卜笑着说。费珍云又微微点了点头。

“那你给家里写封信好不好，免得让家人担心。” 吴尔占扎卜不紧不慢道。

费珍云看了看铁冷辉，铁冷辉点了点头，费珍云这才轻声说道“好！”

“费小姐，那让这位叔叔带你去写好不好！”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说道。乌尔济塞卜腾随即便将费珍云拉到了桌子旁，准备好笔墨，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继续对铁冷辉说道，“小子，看来费小姐倒是很听你的话啊！”

“有吗？我只是告诉她，你们都是好人，让她乖乖听话。”铁冷辉笑道。

“就这么简单？”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盯着对方，“你小子胆子倒是不小，你不害怕我们？”

“为什么害怕呢？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把我背上山，还给我住这么好的房，那么多好吃的，哦，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小妹妹陪着我，我感激你都来不及呢。”铁冷辉笑着说。

“倒是挺会说话，能这样想倒是最好，免得受苦。”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说着，也坐在了地上，正对着铁冷辉，“好吧，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龙腾部落的。”

“龙腾部落？”铁冷辉一脸茫然。“我就是个猎人啊，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腾部落！”

“你可别骗我啊，我想你应该知道说谎会是什么后果。”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脸上闪过一丝阴笑。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不知道龙么么腾。”铁冷辉满脸委屈道。

“你真是个普通猎人！可我怎么看都不像啊？”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直视对方。

“我真的只是普通猎人，我爹娘都是猎人，我从来没有出过杭爱山，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龙么么腾。”铁冷辉连忙说道，“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依旧是满脸微笑，“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告诉我。”

铁冷辉眯着眼睛，嘿嘿一笑，“大师，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大胆！还敢跟老子打马虎眼儿，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尔济塞卜腾一把揪起铁冷辉，怒吼道，“你小子要真是个猎人，老子就一刀把你剁了，还以为能活着出去吗。你要再不说实话，我就先剁下你一只手。”

这尔济塞卜腾可没有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那么个好脾气，费珍云刚写了几个字便被尔济塞卜腾撤去了笔墨，转身就看见铁冷辉在和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胡说八道，便气不打一处来。

“你让我说什么啊？”铁冷辉连忙用双手抓住尔济塞卜腾的手，稍稍支起身体，已然憋得满脸通红，喘着粗气，“我也不想当个猎人啊！”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尔济塞卜腾说着便要拔刀。

“你放开他，你个大坏蛋！”费珍云一下扑到了尔济塞卜腾的身上，一边抱住尔济塞卜腾的手，一边不住地在尔济塞卜腾的身上敲打，边敲边喊，“你放开他，快放开他！”可是费珍云怎么能伤得了尔济塞卜腾，就跟挠痒痒似的。见尔济塞卜腾完全不理睬自己，费珍云一把抓过尔济塞卜腾的手背，便咬了下去。

“啊！”尔济塞卜腾一声惨叫，抓住费珍云的衣襟，一下将费珍云举起来，他恨不得将费珍云狠狠砸在地上，但另一个声音却在提醒他。“慢！”他瞥了一眼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无可奈何地将费珍云轻轻放在地上。

“你个小妮子，信不信我踹死你！” 乌尔济塞卜腾故意伸出脚。
费珍云坐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

“咳咳咳！”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轻轻咳了三声，乌尔济塞卜腾心领神会地缩回脚。

乌尔济塞卜腾思量再三，转而对铁冷辉喝道，“你小子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要是敢使什么阴招，有你好受的。” 说罢，猛然用力，一把将铁冷辉推倒在地，转身便和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几个快步出了房门，嘴里还骂不咧咧，“那个小妮子可真狠，都咬出血了，要不是大汗吩咐，我非宰了她不可。”

“咳，咳咳。” 铁冷辉缓缓地地上爬了起来，连咳了好几声。

费珍云蹲在铁冷辉的身边，关切地问道，“小哥哥没事儿吧，疼不疼啊，摔到哪儿没有。”

铁冷辉却是嘿嘿一笑，“没事儿，没事儿。小哥哥可是打不死的孙猴子，哪能那么容易就摔坏啊。你没事儿吧，刚才他把你举起来了。”

“没事儿！我也是打不死的哪吒。” 费珍云小声道。

当一个人独自面对死亡时，一个中午的时间是无比漫长的；当有人和你共同承担一切，并且给你带来希望时，一个中午的时间却又转瞬即逝。铁冷辉和费珍云沉默不语，不经意间，太阳就快落山了。

太阳慢慢坠入地下，杭爱山清军驻地，议政大臣费扬古心情也跟着坠入地下，女儿费珍云失踪已经三天了，尽管派出了许多人各方打听，可是却没有任何消息，费扬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报告！” 一名士兵举起手毕恭毕敬道。

“进来！” 费扬古头也不回道。

“启禀大人，刚才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是小姐写的。”

“啊！”费扬古连忙拆开信，原来是两封信。

“爹爹：请速带 100 两黄金，到杭爱山鄂特冈腾格里峰阎王殿救女儿。”落款是费珍云。

“啊！珍云还活着，人呢？”费扬古忙问。

“是街上卖大馍的伙计送来的。”士兵答道。

费扬古连忙打开另一封信，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费扬古：

寡人 10 万铁骑正在向杭爱山挺进，南下喀尔喀，直捣康熙老巢。勒令你部三天内让出杭爱山主道，配合大军南下。事成后，奖给你黄金 100 万两。如有不从，将处死费珍云。

博硕克图汗噶尔丹

一六九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四回 铁冷辉戏谑忽雷 小金螺再起波澜

“啊！”费扬古大惊，一时进退两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大人，匈奴岩隼踏雪无痕大侠造访。”一名士兵小声道。

“快请进！”费扬古大喜。

“大人有请！”士兵大声道。踏雪无痕昂首而入，“受铁盟主委托，特来拜会！”

“踏雪无痕大侠，你来得太好了！”费扬古激动地说，“你看看这封信。”顺手将信递给对方。

“啊！原来如此。”踏雪无痕大惊。当下议政大臣府进入紧张地磋商，一帮军官纷纷献计献策。

再说杭爱山奈冲鄂木布军营，静静地沉睡在晚霞中，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恬静地睡着了。

“哈！”一个长长的哈欠声从门外传来，“咯吱！”门被推开了，只见一个膘肥体壮的大汉懒洋洋地靠在门口，一手摸着自己滚圆的大肚子，一手擦着嘴角的口水，睡眼惺忪看着铁冷辉和费珍云。

“你们两个小声点儿，要是再把俺吵醒了，有你们好受的。”说完拍了拍腰间半圆形的短刀，咬牙切齿地瞪了铁冷辉和费珍云一眼，便又拉上了大门。

“短刀！”铁冷辉立马就起了兴致，转而小声对费珍云说道，“小妹妹啊，你先去睡会儿。”

“为什么啊？我不太困的。”

“你先眯一会儿，这样晚上才有精力和我一起逃走啊！”铁冷辉小声道。

“嗯好，那你呢？”

“我不困，再说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快去吧！”

“嗯好！”

安排好费珍云，铁冷辉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然后靠在门框上坐下，直勾勾地盯着门口斜靠在柱子上正要呼呼大睡的大汉忽雷。

忽雷听见开门声，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一看是铁冷辉，又闭上了眼睛。过了老半天，又睁开了眼睛，发现铁冷辉还在目不转睛地盯

着自己。

铁冷辉并未说话，朝忽雷摆了摆手，“嘿嘿！”傻傻一笑。

忽雷佯装闭上了眼睛，耳朵却竖得老高，可是过了许久，也没有听见一点儿动静。要是再这么下去，忽雷可真的就要睡着了，忽雷有些不放心，猛地睁开了眼睛，本想吓吓铁冷辉。却发现铁冷辉仍旧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傻笑，反倒看得忽雷心里有些发毛。“你小子老看俺干啥！”

“壮士，你看你都睡了一整天了，多无聊啊，要不，咱们聊会儿。”

“跟你啥聊，俺还忙着呢！”忽雷说着又闭上了眼睛。

“壮士，你别啊，别啊，聊会儿，不多，聊三两句话就行。”

“说吧，你想聊啥。”忽雷闭着眼睛，懒洋洋地说道。

“壮士，你的身材可真魁梧啊，一看就知道武功高强，内力深厚啊！”

铁冷辉看着忽雷是满脸微笑，可是忽雷连眼睛都没睁，带理不理地“哦！”了一声后就再没了回音。

铁冷辉继续说道，“壮士，你腰上别的那把刀可真漂亮啊！”

“什么漂亮不漂亮的，这就是一把杀猪刀。”忽雷睁开了眼睛，不过依旧是一副不爱搭理的样子，慢慢悠悠地说道，“你小子别跟俺动歪脑子，别以为俺不知道你想的是啥。说两句好话，就想让俺把你给放了，哪儿那么容易。像你小子这样的俺见多了，不然怎么说你们思想太单纯。实话跟你说了吧，就算是俺今天把你给放了，你也别想溜出这龙潭据点。这龙潭据点，世人也称阎王殿，里三层，外三层，莫说是个活人了，就算是只苍蝇也飞不出去。所以小子，俺劝你还是

省省力气吧，别来烦俺了。”

“您误会了。我哪儿敢跟您动什么歪脑筋啊，我是由衷地被您给吸引了，您看您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气宇轩昂，英姿伟岸，武功高强，风度翩翩。”

铁冷辉是把能用的词都用上了，可是忽雷却是不买账，一脸不屑地说道，“叽里呱啦的，都不知道说了些啥，一句都听不懂。”说着又闭上了眼睛，可这眼皮刚合上，忽然一个激灵蹿了起来，一脸兴奋地看着铁冷辉，“你小子是在夸俺长得帅吧！”

“啊？哦哦哦。”忽雷这么大反应倒着实让铁冷辉有几分惊讶，可是这铁冷辉毕竟是“老江湖”，短暂地错愕之后立马调整状态，连声答道“对对对，不光是长得帅，武功也好。”

“是嚯！俺娘也是这么说的，还有啊，俺们村的人见了俺都说俺长得富态了。这么跟你说吧，就以前，俺娘把俺领着在这村子里一走，十个里面有九个都会说——你小子怎么长得这么有排场啊，怎么能生出这么好的儿子啊，我当时那是一个开心啊！”忽雷说得眉飞色舞，转眼看了看铁冷辉，却看见铁冷辉一脸惊讶，立马脸就沉下来了，“怎么，你不信？”

“不不不，我信，我信，这不明摆的事儿嘛，我怎么会不信呢。别说以前，就是现在啊，你往街上一走，那也是前呼后拥，万人空巷啊。”铁冷辉连忙仰起头。

“俺懂，俺懂，算你小子有眼光，俺才二十出头呢，叫我大哥就行。俺跟你说啊，你别看你长得是细皮嫩肉，白白净净的，根本没用，现在的女孩子都不喜欢你这种型儿。现在女孩子都喜欢壮实的，这样

才有安全感，就像俺这样，算了，你个土包子，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忽雷不屑一顾地转过头。

“怎么不懂啊，我觉得你说得对极了，我第一眼见到你，简直是羡慕嫉妒恨啊！我说这世上怎么能有这么完美的人啊。哎，大哥，一定有很多女子追你吧！”铁冷辉故意伸长了脖子。

“这？这……这倒没有，女子一看见我就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忽雷转过脸。

“那是因为女子害羞，女子都脸皮薄，一看见你这么英俊，这么魁梧，这么潇洒，你说怎么能不害羞得跑呢！她跑是因为想让你追她。”铁冷辉兴奋道。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一直以为那些姑娘不喜欢我呢。”忽雷眉开眼笑。

“看，你还说我不懂，明明是你不懂。”铁冷辉笑道。

“别说真有那么几分道理。”忽雷摸了摸自己的络腮胡子，满脸微笑，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若有所思，“似乎真是那么回事儿，这下俺总算明白了。”

铁冷辉和忽雷这边儿聊得正欢，院外却是忽然传来骂声阵阵，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这个小兔崽子，还敢骗老子，老子这次非给他点儿颜色看看。”话音未落，乌尔济塞卜腾跨入屋内，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紧随其后。

“呼！”乌尔济塞卜腾一刀劈下，铁冷辉已然旋身躲开，这一刀正好劈在铁冷辉双脚的铁链上，顿时“铛铛铛”作响，火花四溅。“小子，身手不错嘛！”乌尔济塞卜腾说罢，便朝铁冷辉直追而去。

铁冷辉顺手抽出了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腰间的长剑，旋身躲过乌尔济塞卜腾的攻势，立马反客为主，持剑朝乌尔济塞卜腾袭去，铁冷辉虽然脚戴镣铐，可是一把长剑却是使得即娴熟又灵活，杀了乌尔济塞卜腾个措手不及，竟将乌尔济塞卜腾逼得连连后退。铁冷辉却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在原地摆好招式，严阵以待。

“小子，好功夫！来，咱俩再试试。”乌尔济塞卜腾说道，不容分说腾空而起，径直朝铁冷辉劈来，铁冷辉连忙侧身躲开，转身便是一个回身朝乌尔济塞卜腾刺去，铁冷辉这么出其不意的打法让乌尔济塞卜腾简直不敢稍微掉以轻心。两人就这么来来回回拆解了数十招。

铁冷辉虽说招式上丝毫不输乌尔济塞卜腾，可是毕竟手脚无法施展，丝毫不敢硬碰硬，乌尔济塞卜腾一刀砍来，铁冷辉只能是躲闪，或者迂回拆解。二人交手，铁冷辉打得明显吃力很多。可这二十余招下来，乌尔济塞卜腾却依旧是未能伤及铁冷辉分毫。几十招之后，铁冷辉已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出招已不似开始那般迅捷精巧。而乌尔济塞卜腾却是越战越勇，越打越兴奋，眼见铁冷辉终于露出了些许破绽，立马抽刀扑上，转而一脚正中铁冷辉小腹，足足将铁冷辉踹出了一丈多远。

“啊！”铁冷辉重重地摔落在地，手中的长剑也不见了踪影。好不容易才缓缓支起身子，捂着肚子，已然疼得面目狰狞。

乌尔济塞卜腾却是得意洋洋，扛着大刀，“小子，胆子不小，还敢跟老子动手。”说着便迈着八字步一步一颠地朝铁冷辉走去。

“你想干什么？”一声大喊，费珍云已然扑到了铁冷辉身前，用身子死死护住了铁冷辉，盯着乌尔济塞卜腾，“你走开，我不让你伤

害小哥哥。”

却说这费珍云被绑来三天以来都没睡个安稳觉，这一坐地上，便是呼呼大睡，那架势，雷打不醒啊。可是没过多久，便听见屋内是叮铃咣啷阵阵作响，这才慢慢爬起身来。刚一起身，便看见铁冷辉被乌尔济塞卜腾一脚踢落在地，而且乌尔济塞卜腾似乎还要动手。费珍云不管三七二十一，扑到了铁冷辉身前，尽管费珍云看到乌尔济塞卜腾的这副样子也是怕得不得了。

乌尔济塞卜腾却是不气不恼，笑道，“这小子不听话，砍了他，你个小妮子别再这么碍手碍脚啊，不然等一下伤着你可不好了。”

“我不让！”费珍云脸上带着惊恐道。

“你让不让？”乌尔济塞卜腾的眉毛再次皱成了八字，恶狠狠地盯着费珍云。

“我不让，不让，你打死我也不让。”费珍云的声音里已然可以听出丝丝哭腔。

“你可是我们的摇钱树，我们怎么敢伤着你呢。”乌尔济塞卜腾语气缓和道。

“那你也不能动小哥哥，你们要是敢杀了小哥哥，我就死给你们看，我要是有什么闪失，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还有……”费珍云说道，“你们不就是要钱吗，只要你不伤害我和小哥哥，到时给你们双份儿，我可以立字为凭。”

“好好好，倒还真有意思，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你听到没有，快给我们的费小姐准备纸笔。”

费珍云将乌尔济塞卜腾打量了许久，才缓步走到了桌子前，边写

边不时回头看看铁冷辉的情况。这一脚踢得不重，但也不轻，铁冷辉靠在墙边，捂着肚子，痛苦不堪。乌尔济塞卜腾收起大刀，缓步朝铁冷辉走去。

“你想干嘛？”费珍云喊道，“你不是答应过我吗，难道你想反悔？”

“给他看看伤。”乌尔济塞卜腾说道，蹲下身子，拨开铁冷辉的右手，铁冷辉并未反抗。乌尔济塞卜腾顺手撩起铁冷辉的衣服，看了看铁冷辉的小腹，并未见淤青，又在铁冷辉用手捂住的地方按了按，“疼不疼？”铁冷辉摇了摇头。

“欸，这是什么？”乌尔济塞卜腾一把揪住铁冷辉脖子上的红绳，就要往外拽。

“没，没什么，你别动。”铁冷辉说着一掌拨开了乌尔济塞卜腾。

“臭小子，非得来硬的是不是。”乌尔济塞卜腾说罢一掌向铁冷辉劈去，铁冷辉连忙双手迎上，可是掌力刚合，铁冷辉便被震得双臂发麻，顿时感到双掌火辣辣的一阵剧痛。

铁冷辉下意识地抽回双手，乌尔济塞卜腾顺势快速点了铁冷辉穴道，拉开铁冷辉衣襟，顺手揪下了铁冷辉脖子上的红绳。“大师，你看，这值多少钱？”

“瑶池金螺！”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当即一惊。

“瑶池金螺？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乌尔济塞卜腾嘀咕着，猛然也是一惊，“你说的是那个早已失传的宝贝！大师，你没看错吧！”

“错不了，错不了。”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拿着瑶池金螺，说道，“红如湘云，透如瑶池，当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啊。”

“若是说瑶池金螺，那我可是知道的。” 尔济塞卜腾说道，“那可是楼兰古国的宝贝，据说打开它就能找到楼兰玉图腾。”

“没有口诀，你能打开吗？” 铁冷辉双手叉腰道。

“快说！口诀是什么？”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被铁冷辉这么一说，脸色刷一下就沉了下来，一把抓住铁冷辉的衣襟，用手捏住对方嘴巴，低吼道，“再不说，我打死你。” “啊！” 话没说完，便猛然一声大叫，再看那铁冷辉，正死死地咬住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的虎口。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一脚便踹在了铁冷辉胸前，铁冷辉被踹得一个跟头重重地跌在了柱子上。一块肉掉到地上。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痛得嘴歪过去，连点大赫穴，瞬间止住血流。

“臭小子，你反了天是吧，看我不砍了你。” 尔济塞卜腾抽出大刀就要往铁冷辉跟前扑去。

“慢！”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连忙拦住了尔济塞卜腾，再看虎口已是鲜血淋漓。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看着铁冷辉长吸了一口气，“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可以既往不咎。”

“休想，你们有本事就杀了我啊！” 铁冷辉仰起头道。

“以为我们不敢么？” 尔济塞卜腾吼道，“干脆一刀宰了他得了，我就不信这瑶池金螺当真打不开。”

“慢着，我要让这小子生不如死！”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恶狠狠地说道，又一把抓住铁冷辉的嘴巴，“好，既然你不说，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说着将铁冷辉的下巴猛一上抬，从衣襟中取出了一粒药丸塞了进去。然后在在铁冷辉脖子上一按，铁冷辉顿时感

觉喉管猛然扩张，药丸立马滑进了肚子里。

“你给小哥哥吃了什么？”费珍云喊道。

“毒药！”吴尔占扎卜皮笑肉不笑道。

“你，我不是说会给你钱吗，你们怎么言而无信。”费珍云脸色发白道。

“你给的只能赎他的命，而我们要的是打开瑶池金螺、找到楼兰玉图腾的钱。”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说着便把瑶池金螺又扔给了铁冷辉，冷冷一笑，“好好享受吧！我就不信这也敲不开你的嘴。”

“你们太卑鄙了！”费珍云喊道。

“你敢骂我们，快叫那小子说，不然我砍下你一根手指。”乌尔济塞卜腾抓住费珍云左手，做出要劈砍的姿势。

“慢！我说，我说！你先放了她。”铁冷辉看了费珍云一眼，连忙转向乌尔济塞卜腾，“哎呀，跟你们说了也没用的，口诀是宝贝心肝。”

“宝贝心肝，宝贝心肝！”乌尔济塞卜腾叫道，“大师，快试试！”

吴尔占扎卜半信半疑地看了一眼铁冷辉，迅速从铁冷辉手上抢走瑶池金螺。

“宝贝心肝，宝贝心肝！”大漠邪刁对着瑶池金螺深情喊道。

“呼！”一阵风过，空中出现一幅画面，竟然是一尊宝塔，“通天塔”三个大字熠熠生辉。瑶池金螺呼啸着飞出，径直落到铁冷辉手上。

“啊！”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嘴张得老大，他皱了一下眉头，心想这小子来头绝对不简单。

“《楼兰玉图腾》确实在杭爱山通天塔，那儿有四大法王把守，

你根本拿不到的。”铁冷辉不紧不慢道。

“废话那么多干嘛！”乌尔济塞卜腾喝道，“有你个小兔崽子在手，我就不信他们还不乖乖就范。”乌尔济塞卜腾恶狠狠道。

“好好好，听好了啊，四大法王分别是西门长风大侠、公孙云凤大侠、林浩大侠和降央谦雄大侠。”铁冷辉笑道。

“啊！”乌尔济塞卜腾和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一脸惊慌，四大法王任何一个一根指头就可把他们搞定。

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不再言语，抽出费珍云写的书信，转身和乌尔济塞卜腾离开了。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费珍云跑到铁冷辉身边问道。

“没啥感觉啊！”铁冷辉嘿嘿一笑，顺手拿起瑶池金螺。“它没丢就行。”

“那是药性还没上来，哎！”忽雷一声叹息，“这胳膊是拗不过大腿的，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叫俺；但是，没啥事儿就别吵吵。”忽雷说着也转身出了房门。

第五回 铁冷辉制服看守 玄门阵困死少年

“小哥哥，现在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费珍云又问道。

“没有啊！”铁冷辉笑道

“真的？”费珍云满脸质疑。

“真的，我骗你干嘛。”铁冷辉说着，忽然猛地双手捂住肚子，

面目狰狞。

“怎么了，肚子疼吗？”费珍云满脸关切。

“嗯！”铁冷辉头也不抬道。

“一定是毒药发作了，这可怎么办啊。”费珍云自言自语焦急道。

“不，不，不是，不是毒药。”铁冷辉捂着肚子，眉头紧锁，整个脸都拧成了一团，好不容易才憋出了这么几个字。

“不是毒药，那是刚才受的伤。”费珍云忙接话。

“不，也不是。”铁冷辉依然头也不抬。

“也不是？那是怎么回事儿？”费珍云不解。

“是因为我太饿了啊，哈哈，被骗了吧。”铁冷辉一下便从地上弹了起来，看着费珍云一脸担心的样，得意得手舞足蹈，哈哈直笑。而后三两步跨到桌子前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是半晌也没见费珍云跟过来。于是便回头看了看费珍云，却见她撅着嘴，一脸生气，“哎，怎么了，真生气了！”

“不理你了，再也不理你了！”费珍云转过背。

“别呀，对不起啊！小妹妹，我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你别真生气了。”铁冷辉说着抓起两块桂花糕，拖着铁链一摇一摆地走到了费珍云身边，“来，吃块桂花糕，可好吃了！”

“不吃！”费珍云气呼呼地说道，随即将头摆到了一边。

铁冷辉又一摇一摆地走到了另一边，可还没等铁冷辉走到，费珍云便又将头转了过来。

“真不吃啊，不吃我吃了哦！”铁冷辉笑嘻嘻地看着费珍云，费珍云却依旧是嘟着嘴，连头都没转过来，“来，一人一半……那我可

一个人吃了。”

“啊！我的头好疼，啊！”一声大叫，“嘭！”的一声，便再也没有了声响。过了好久，铁冷辉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身后静得可怕，

费珍云缓缓转过身，却看见铁冷辉仰在地上一动不动，慢慢伸出手摇了摇铁冷辉，“小哥哥，你怎么了？小哥哥！”费珍云连忙爬到铁冷辉跟前，有力地晃了晃铁冷辉，铁冷辉却是任由费珍云摆布，连个气儿都没吭。

“小哥哥，你没事儿吧，你别吓我啊！”费珍云已然是泪流满面，“你别吓我啊，你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啊！”

铁冷辉缓缓挣开眼睛，慢慢抬起手臂，“我没事，你吃块儿糕点我就没事儿了！”

“你又骗我！”费珍云却是破涕而笑。

“没有，本来已经死了，可是我一想我还要带你逃跑呢，所以立马就又醒了过来。”铁冷辉说着坐了起来，小声道，“我们先吃饱肚子，然后大睡一觉，等到后半夜，他们都睡死了，我就带你走。”

“你真的有办法吗？”费珍云看了看脚上的锁链，将信将疑。

“相信我！”铁冷辉自信满满地说道。

一转眼就到了四更天，月亮也不知不觉地从这个山头上，转到了那个山头下，于是四下里便只剩下了一片漆黑。整整熬了大半夜了，俩眼皮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忽雷靠在柱子上东窜一下，西窜两下，那哈喇子口水更是拉着芡地往下掉。忽雷使劲地睁着眼睛，可是却只能看到无尽的黑暗，最后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睡还是醒了。

就这么折腾了许久，忽雷终于忍不住了，趴在柱子上，可是眼睛

还没合严实，屋里就突然有了动静，而且还闹腾得挺厉害。忽雷一下便从地上蹿了起来，抹了抹嘴边的口水，便往那屋内走去。可是刚走到门口，门却自己开了。只见费珍云一下从屋里蹿了出来，正好和忽雷撞个正着，“啊！”费珍云差点儿没吓晕过去，身上的镣铐哗哗直响。

忽雷也吓得够呛，“咋了！大晚上不睡觉，钻出来吓谁呀！”

“他……，他……”忽雷这凶神恶煞样吓得费珍云是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咋了，他咋了？”忽雷问道。

屋内传来了一阵哀嚎，喊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呦，救命啊！”

“坏了，八成是那小子的毒发了！不对啊，咋这时候就发了呢？”忽雷说着便冲进了屋。只看得铁冷辉捂着肚子，面目狰狞，已然是疼得满地打滚。“这小子疼了多久了？”忽雷问道。

“刚，刚刚，就刚才。”费珍云吓得瑟瑟发抖。

“刚刚，大师是想给他点儿颜色瞧瞧，这刚疼可不行，这样吧，再过一炷香的时间，你再出来找俺。”忽雷说着转头就要走。

费珍云看了看忽雷，再看了看铁冷辉，猛地一把抱住忽雷的大腿。

“你快救救他，他受不住的！”

“别别别，痒痒痒，你快放开我，快！”

“不，我不，你不救他我就不放！”

“好好好，你先放开，你不放开俺怎么救他！”费珍云这才撒开了手，忽雷自言自语地走向铁冷辉，“乖乖听话多好，这毒哪是你这家伙能受得了的。来，俺这儿有止疼丹，吃了就不疼了。”

“哎呀，哎呦！”铁冷辉却是疼得只顾满地打滚，似乎都有些神志不清了。

“不行！这小子一定是疼傻了，再这样下去非得给疼死了，看来我得先按住他。”忽雷说着一把撸过铁冷辉，就在这一瞬间，安静，忽然安静，忽然什么动静都没了。

铁冷辉不叫了；忽雷也不说话了，不仅不说话，而且是一动不动，蹲坐在地上，双臂张开，呈环抱之姿，眼睛却瞪得和牛一般大，直勾勾地盯着铁冷辉。

铁冷辉却是得意洋洋，“谅你天生神力，也比不了我这点穴神技。”铁冷辉说着接过了忽雷手中的止疼丹放入了自己的衣襟里，然后又解下忽雷的杀猪刀别在腰间。转头对费珍云，“你演的可真像啊！”

“什么嘛！你演得才像呢。看你在地上打滚儿，我还以为你的毒真犯了呢！”

“嘿嘿！”铁冷辉憨憨一笑，“我可是专业的。”

“小哥哥，接下来怎么办啊？”费珍云说着走到了铁冷辉身边，看了看脚上的锁链。

“看我的！”铁冷辉随即脱下鞋子，掀开鞋垫，慢慢取出一根二寸长的细铁丝，然后在脚上一阵捣鼓，只听得“哗啦”一声，镣铐竟然被打开了。

“来！你坐下，我帮你解开。”铁冷辉说道。再看费珍云已然是目瞪口呆，听铁冷辉这么一说，才慢慢坐下。铁冷辉三下五除二就给费珍云解开了镣铐，起身弹了弹身上的土，拉着费珍云蹑手蹑脚地出了大门。

月光本来就暗，这寨子里更是浓雾一片，走在寨子里，最多能辨别出明暗，莫说是路，就连脚底下有没有东西都看不清。费珍云紧紧地跟在铁冷辉身后，走了许久，是越走越紧张，越走越害怕，终于忍不住小声问道：“小哥哥，好黑啊，我害怕！”

“别怕，抓紧我的手；小心点，别碰翻了这儿的東西。”铁冷辉安慰道。话音未落，就听见身后，“嘭！”一声响，真是怕啥来啥，铁冷辉来不及多想，连忙转身一把捂住了费珍云的嘴。

“谁？”只听得屋内一身低喝。

费珍云差点没吓得瘫软在地，铁冷辉一把抱住费珍云。“喵！”铁冷辉一声长叫，竖起耳朵，听着屋内的动静。

“原来是猫啊，疑神疑鬼的。”屋内又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不对！”男人将信将疑。

“有什么不对的！”女人说道，“都怪你那个狗头军师鬼见愁，养什么不好，非得养那么多猫，这两天还算罢了，前段时间那叫一个闹腾啊，整夜整夜的。睡吧，这大半夜的。”

“不对！我得起来看看。”

费珍云看着铁冷辉，吓得差点儿没哭出来。铁冷辉给费珍云做了个手势示意其不要说话，然后撒开费珍云的手，向前方轻轻一跃，顺手推翻了另一个花盆，“嘭！”花盆摔了个稀碎。“喵！”铁冷辉又是一声长嘶，噗噗通通地蹿了出去。

这时屋内又传来了说话声，是女子先开的口，“怎么，不对吗？”

“兴许就是猫，明天我非得把他们全宰了不可！”

“别说那些没用的，快睡吧！你说咱们这寨子，外人来得了吗？”

瞎害怕啥呢？就没见你这么怂过，这几天的。”

“还不是让乌尔济塞卜腾绑回来的那个小丫头片子给闹的，你说他们绑谁不好，非得去得罪费家。”

屋内也渐渐没了声音，费珍云却是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尽管两腿在不住地发抖，尽管手心都冒出了冷汗。过了许久，屋内终于完全没了声响，可是铁冷辉也不见了踪影。眼前只剩下无边的黑暗，费珍云的腿都快站僵了。

“小哥绝对不会自己走的，对，绝对……小哥哥怎么还没来啊……小哥哥该不会是走了吧。”费珍云心中暗想，当真是从满怀希望等到了失望，而后彻底变成了绝望。

“小哥哥走了也好，能有一个人出去，也总比两个人都困在这儿好。”费珍云不住地安慰自己，可是泪水却不由自主地噙满了眼眶。

“可是我该怎么办，走，还是回去？都不行。”想到这里，费珍云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费珍云擦了擦泪水，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灰色的身影，而且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变清晰，正是铁冷辉。铁冷辉慢慢挪到费珍云身边，拉起费珍云的手。

过了许久，两人终于摸到了寨子口，可是眼前的景象却着实让二人有些意外，却说这寨门大开，而且连一个站岗放哨的都没有，铁冷辉和费珍云就这么轻轻松松，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龙潭据点，这简直让二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可是来不及些许庆幸，问题却又来了，雾气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出了寨子，进了林子之后，更是伸手不见五指，莫说现在是晚上，就算是大中午，也经不起这般树高林密和浓雾缭绕啊。二人一路上走

得轻松愉快。就这么过了许久，铁冷辉却猛然停住了脚步，惊呼道：

“哎，不对啊！”

“小哥哥怎么了？怎么不走了？”费珍云小声问。

“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来过。”铁冷辉抓了抓头。

“小哥哥，你会不会记错了，我看这儿都差不多。再说了，我们明明是往前走的啊，怎么会走回来了呢。”费珍云撅起小嘴。

“来过！绝对来过。”铁冷辉笃定道，“瞧！那就是寨子大门。”

“啊！”费珍云沿着铁冷辉手指的方向望去，也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定了定，恍然大悟，“啊！那真是大门。”

“不对！事有蹊跷。”铁冷辉自言自语。

“那要不我们在这儿做个标记，再接着走。”费珍云提议道。

“嗯。”费珍云和铁冷辉做好了标记，便又开始自己的行程，可是这次却没了刚才的轻松，两人都默不作声，不知又过了多久，费珍云猛然拉住了铁冷辉。“怎么了？”铁冷辉问道。

“小哥哥，你看那儿，那不是我刚才堆的石头吗？”费珍云指着不远处。

“还有我刚才折的树枝。”铁冷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这样？”

“那该怎么办啊？”费珍云试探道。

“我就不信这个邪。”铁冷辉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们在沿路都做上标记，我不信我们还会走回来。”

“对！这是个好主意。”费珍云说道，做完标记二人又出发了，这次他们走得更小心了，而且每走数十步就会用树枝在地上做一个记

号，可是没过多久，眼前的一切简直让二人不敢相信，他们竟然又走回了原点。

“这是怎么回事儿？”费珍云扬起小脸简直要哭。

“九天玄门阵，我们一定是进了谁布置的阵法之中了。看来要等到天亮……”铁冷辉小声道。

“啊哈哈，啊哈哈。”铁冷辉话音刚落，远处便传来了数声长笑，划破了原本寂静的森林，铁冷辉和费珍云一阵惊慌，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数只火把攒动，然后便是一阵哄闹。

“等到天亮？啊哈哈，我看你们是在等死。”大漠邪刁吴尔占扎卜笑道。

“小兔崽子，老子一定要宰了你。”乌尔济塞卜腾咆哮道。

“不好！”铁冷辉抱起费珍云脚尖一点地面，朝密林深处跑去。

“哪里跑！”话音未落，一个黑影急速蹿来，来人正是乌尔济塞卜腾。乌尔济塞卜腾一刀劈来，铁冷辉连忙推开费珍云，拔刀迎上，“铛！”两人同时被震退，可惜这把杀猪刀，铁冷辉实在使得力不从心，而乌尔济塞卜腾这次更是速战速决，飞镰刀呼啸而出，密不透风；铁冷辉打得捉襟见肘，“铛！”飞镰刀扫过，铁冷辉手上只剩下一截刀柄。

“嗖嗖嗖！”三枚铁箭射来，铁冷辉腾空而起，躲过利箭。

“唳！”随着一声尖厉的声音传来，一枚铁蛋丸飞来，正中铁冷辉肩膀，“啊！”铁冷辉身子一歪倒在地上，肩膀瞬间血肉模糊。

乌尔济塞卜腾却是毫不手软，连点铁冷辉大赫穴和中渎穴，抓起铁冷辉便扔出了一丈多远。铁冷辉摔落在地，只感觉全身骨头一下散

了架，瞬间昏迷过去。

“小哥哥！”费珍云哭着跑到铁冷辉身边，不断摇着铁冷辉身体，“小哥哥，你醒醒。”眼泪哗哗不断。

耳旁传来呼叫声，灵魂深处一股力量竟然把铁冷辉唤醒，猛地睁开眼睛，“没事儿，小妹妹。”

“没事儿！”乌尔济塞卜腾扛着大刀，一摇一摆地朝铁冷辉走来，边走边笑道，“好小子，老子给你来上两刀，下了你的胯子，看你还敢不敢再逞能。”

“哎哎哎，别冲动！你要是剁了我两条腿，还要得到钱吗？”铁冷辉摇手道。

“要钱？”乌尔济塞卜腾冷笑一声，“你个臭小子，可满肚子都是鬼点子，有你在一天，我阎王殿便一天不得安宁，你个臭小子今天必死无疑。”乌尔济塞卜腾说着一刀劈在地上。

铁冷辉身体根本不能动，自知无法躲闪，听天由命地闭上眼睛。“轰！”四周尘土飞扬，周围树枝拼命摇摆。

“小子，你也怕死。”乌尔济塞卜腾讥讽道。原来乌尔济塞卜腾并非真要下狠手，只不过想震慑对方；否则，铁冷辉早被劈成两半儿不可。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铁冷辉连忙说道。

“死到临头了，还想要花招。还不快伸长脖子，老子给你个痛快。”乌尔济塞卜腾说完，又一个箭步冲了过来。

“别别别！”铁冷辉大声喊道，“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杀了我谁可都不好了。”

“还在死嘴！” 乌尔济塞卜腾这次当真是铁了心想要铁冷辉的命，飞镰刀呼啸着劈来，眼看铁冷辉必死无疑。

第一百七十八回 闯城门无德升天 战恶魔焚天苏醒

“轰隆隆！” 双方交手了，灵力如大海滔天，似银河倒泄，天地间茫茫一片，到处都是刺目的光芒，在无尽的神辉的冲击下，浩瀚的力量在汹涌，整片谢米巴拉厂斯克要塞都沸腾一般。

炽烈的光芒在闪烁，天空都在颤栗，呼伦卓峰手握龙渊剑纵横冲击，杀气贯冲霄汉，神力涌动，十六名地狱太子拼命阻挡，依然是被呼伦卓峰破开了阵型，硬生生当地杀出了一条血路。

“呼！” 除阿拉布措外，剩下的十五名地狱太子同时一拍胸脯，十五枚红色药丸同时飞入口中，十五人实力瞬间飙升。“轰！” 十五道不同的攻击几乎同时攻到呼伦卓峰身上。

“噗嗤！” 呼伦卓峰一口鲜血喷洒而出，面色煞白，精神都有些萎靡，这次他伤到了本源，修为境界都下降了，短时间内将难以恢复至巅峰。

“该死的家伙，你确实很强大，但与我比还是差远了！” 城主森冷地笑着，大言不惭道。手持巨型战斧爆冲向呼伦卓峰，空气中不断地爆发出骇人的气流轰鸣声，地上尘土飞扬。

“嗨！” 呼伦卓峰转过身来，面对凶狂至极的城主，武功全出，龙渊剑寒光烁烁，化为一道金色神虹暴射而出，仿佛刺穿了虚空的那道太初仙光。城主眼神聚缩至针孔大小，高高扬起手中的巨型战斧，浩瀚如海的灵力剧烈沸腾，巨型战斧斩落而下，伴随着的灵力光芒如

同九天银河倒泻，恐怖骇人。

“轰隆隆！”巨型战斧与杀气腾腾的龙渊剑剧烈碰撞，竟是迸发出了绚丽的火光与雷鸣之声，形成了一股恐怖的风浪，席卷四方的风浪如同灭世一般，无情摧毁着周围的一切。龙渊剑并没有什么损伤，依旧寒光烁烁耀九天；“噌！”而城主的巨型战斧却是蹦裂了一道口子。

“呼！”巨型战斧极速向外倒飞，城主眼神凛冽地一把抓住斧子柄，整个人都被斧子柄上的力量，带动着倒飞出几十米远，旋即一口鲜血喷洒而出。城主眼神骇然看着自己心爱的巨型战斧，那道破裂的口子，在此时化为了一道道细长的血丝攀爬上了城主的眼球。

“该死的小畜生，竟然敢损伤我的战斧，今日就拿你来血祭我手中的罗刹战斧！”城主发怒了，双眼血色光芒剧烈闪烁着，如同来自地狱的修罗战神，一道道红色闪电缭绕着周身，凶煞的气势如同海啸般压迫向呼伦卓峰。

与此同时 16 修罗各种武器杀向呼伦卓峰，呼伦卓峰前胸被大修罗长矛刺入，后背被第十六修罗方天画戟刺入，大修罗和十六修罗同时有力将武器推向呼伦卓峰体内。呼伦卓峰双手抓住长矛和方天画戟，三方力量一时平衡，谁也奈何不了谁。

“轰！”城主战斧击中呼伦卓峰肩膀，可怜呼伦卓峰左手瞬间被斩飞。

“啊！”呼伦卓峰身体震飞，再也无力抵抗。长矛和方天画戟同时刺入体内，大修罗和第 16 修罗并未放手。

“嗨！”呼伦卓峰一声龙吟，用仅剩的右手抓住大修罗，身体猛地一转，长矛和方天画戟猛地分别刺入第 16 修罗和大修罗胸部。

“啊!”“啊!”“啊!”随着三声惨叫，呼伦卓峰、大修罗和小修罗同时倒在地上。“噗噗……”幸存的 14 修罗一个个口喷鲜血，神情瞬间萎靡。

“大哥!”“16 弟!”哀嚎声从幸存的 13 修罗口中传出。原来 18 修罗除了洛桑峰措、阿拉布措和阿拉孜卓外，其余十五人乃同门弟子，都是塞外僵尸的传人，他们集体修炼“圆月修罗功”，早已同进同退，心心相印。故此天下从未遇到敌手，想不到呼伦卓峰出现，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于是他们不得已吞服红丸，尽管短期武功提升，但是境界确实下降了；最终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群不可一世的逆贼还是死了 2 位。

“轰!”随着一声雷鸣，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正在为英雄呼伦卓峰垂泪。

“想不到这个呼伦卓峰竟是如此厉害!要不是 16 修罗助阵，自己根本没有胜算。看来真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城主心有余悸。

“大师!”卓玛丹桑铺在呼伦卓峰身上大哭。

“小美人，跟我回去吧!我让你做城主夫人，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个废物有什么好的，起来吧!”城主嬉皮笑脸地看着卓玛丹桑，好像眼前的一切与自己都无关。

“魔鬼，做梦吧!”话音未落，卓玛丹桑突然袖中滑出一柄匕首，“啊!”一道血圈闪过，卓玛丹桑倒在地上。原来卓玛丹桑被城主封住穴道，呼伦卓峰一直未能打开穴道，卓玛丹桑自知难逃魔窟，干脆一了百了。

“哒哒哒!”急促的马蹄声从远方传来，一队人马冲来。领头的

人头戴战盔，身着紫色铠甲，威风凛凛，正是阿布賚。策旺剑卓、策旺馨娜紧随其后。

“杀！”城主手一挥。幸存的 14 个修罗一个个凶神恶煞地全速冲向对方，双方瞬间战作一团。这些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一时打得难解难分，不分高下。

“孽障，死吧！”话音未落，一人从远方疾驰而来，战马未到，来人直接从马上飞起，一道蓝色神虹自远处急速射出，全速射向城主。

“铛！”城主连忙举起战斧来挡，一股巨大冲击力，将他震得虎口开裂，“蹬蹬蹬！”脚下连退数十步方才停下。光华散尽，蓝色衣袖浮现，迅速的缩小着。最终，一道身影落下，在城主惊讶的目光中。

“凤凰丹青！你不要多管闲事。”城主气急败坏地瞪着噶尔红杏。

“孽障！贫尼这就替天行道。”噶尔红杏挥动衣袖，海啸一样的灵力汹涌而出，浩浩荡荡的气浪化为了一道冰蓝色匹练，狠狠地抽打向了城主。这衣袖如同出海的蛟龙，灵动无比的扭动着，根本防不胜防。

面对极速抽打而来的衣袖，城主眉头不由得紧紧皱起，旋即轮动着手中的巨型战斧狠狠斩落。“轰隆隆！”缭绕着血色闪电的巨型战斧与噶尔红杏蓝色衣袖剧烈地碰撞在一起，竟然是发出了雷鸣般的巨响。

城主整个人都被这可怕的衣袖抽飞出去，撞穿城墙跌入城内。城主感觉紧握巨型战斧的手臂酥软痛疼，一滴血顺着嘴角溢出，剧烈地喘息着。

“杀！”城主眼冒凶光粗声叫喊着。

噶尔红杏眼神复杂地看着手中的冰棱剑，芊芊玉手轻轻抚摸过剑身后，噶尔红杏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眼神冰冷凝彻，

如同广寒天宫出世的广寒仙子一般。

“十年磨一剑，寒霜未曾试，就在今日，剑斩乾坤！”凤凰丹青眸若寒星，手中的冰棱剑在这一刻传出了一声嘹亮的凤鸣，下一瞬间噶尔红杏已经冲了出去。噶尔红杏这一剑仿佛凝聚了天下大势，将城主的气息完全锁定，以一往无前、冰杀万物之姿杀向对方。

城主心头一颤，体内的灵力彻底沸腾，巨型战斧高高扬起。阵阵风雷之响，碾压过四周，如同战车般滚滚冲向噶尔红杏。

“轰隆隆！”大地在这一刻都剧烈地颤动起来了，雷光与冰霜交织在一起，但最终还是冰霜之力更胜一筹，噶尔红杏一剑刺穿了城主的胸膛，城主痛楚转身，狼狈逃离。

“嗨！”策旺剑卓一劈天戟将第三修罗鬼魅罗煞打下马，将士们瞬间将鬼魅罗煞绑起来。这个鬼魅罗煞不是别人，正是措松达桑。这个逆贼，本是塞外僵尸弟子，受师傅派遣，前往郭隆寺联络反叛，后来留在郭隆寺，一直混到长老；后被岳钟琪所伤后脱离战场，见郭隆寺大势已去，于是潜入沙俄，投入城主怀抱，意外地遇到了塞外僵尸别的弟子，他们合练邪功，继续做着十恶不赦的坏事。

“铛铛铛！”城头传来鸣金声。幸存的修罗尽管个个武艺超群，但只能向回撤。

“飏飏嗖！”城头射下箭雨。

“啊啊啊！”冲在前头哈萨克将士纷纷中箭，倒在血泊中。

“撤！”阿布赉大声命令，马队后队变前队，迅速向南跑去，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馨娜！”策旺剑卓本来断后，突然发现妹妹不在，连忙径直向

回跑。

“嗖嗖嗖！”城头箭雨瞬间封锁道路。

“咦！”策旺馨娜宝剑挥得密不透风。“啊！”策旺馨娜躲闪不及被射中，再也走不了。

“馨娜！”策旺剑卓冲向箭雨。

“嚟！”战马一声长啸，倒在地上，身子瞬间变成了刺猬，无数利箭射在身上。

“嗖嗖嗖！”箭雨落向策旺剑卓，策旺剑卓一手拉着策旺馨娜，一手拼命挥动劈天戟。

“啊啊啊！”策旺剑卓被射中三箭，眼看兄妹二人在劫难逃。

“咦！”凤凰丹青噶尔红杏一声长啸，长袖挥出，击落箭雨，长袖一摆，裹着策旺剑卓和策旺馨娜落到安全地带。

鬼魅罗煞措松达桑被抓走，这对城主震动很大。这个措松达桑武艺也不错，但是脑子特别好，是城主的军师，许多计谋均出自其手。现在失去了左膀右臂，城主一下乱了方寸。

跑不多远，噶尔红杏、策旺剑卓、策旺馨娜三人被一名黑衣人拦住去路，黑衣人左手拿着一只猎鹰，右手拿着一把黑色镰刀，令人胆寒的刀锋上滑落一滴滴雨水。

策旺剑卓被策旺馨娜搀扶着，低垂的眼帘如同有千斤重，精神萎靡到了极致，眼见黑衣人扬起了手中的死亡镰刀，心脏骤然一滞。

噶尔红杏很清楚，眼前的这个人，绝非自己能够应付得了的。若是没有强力的支援到来，他们三人恐怖全部都要栽在这里！

噶尔红杏星眸冰寒，纤纤玉手紧握着冰棱剑，精神力高度集中，

体内的灵力极速运转着。

“死亡降临！”黑衣人漠然说着，下一瞬间整个人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出现在了策旺剑卓的上方，手中的黑色镰刀流动着撕裂一切的寒光。

策旺馨娜心头惊骇，身体却僵硬在了原地，策旺剑卓眼神冰冷的注视即将斩落下的黑色镰刀，没有丝毫的情绪波澜，因为已经避无可避了。

“当！”千钧一发之际，噶尔红杏手持冰棱剑挡下黑色镰刀，同时一把将策旺剑卓兄妹推开数十米远。

“公主，怪不得我了！”黑衣人低声呢喃着，紧握黑色镰刀的右掌在此时爆发出了极致的黑暗光芒，电光火石间便是笼罩方圆百米。一个黑色的烟雾出现，将噶尔红杏覆盖在其中。策旺剑卓心头一惊，想不到对方出手如此果断，根本不打算拖延，直接动用了强大的手段，将噶尔红杏困在了其中。

“馨娜，你走吧，不要再管我了！不然，我们都走不了！”策旺剑卓沉声说道。

“啊？可是大师还在那里啊，那个黑衣人应该不是大师的对手吧？”策旺馨娜惊讶说道。

策旺剑卓叹了一口气，道：“凤凰丹青大师现在已经倒下了，只是对方没有动杀心。所以，你能走多远走多远，快走！”

“不！我不走！”

“不要胡闹！这个时候怎么还这么任性！”

“我不会抛下你和大师的！即便是我走了，那个人想追杀我，你

以为我能走多远？”

策旺剑卓沉默了，的确如策旺馨娜所说，即便是策旺馨娜现在走了，也走不远。黑色结界消散，黑衣人一手紧握着黑色镰刀，另一只手则是提着昏迷过去的噶尔红杏，凶煞之气席卷四野。

“现在，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拦，交出你手中的劈天戟，给你一个自我了断的机会。不然，我的手段会让你极度痛苦地死去。”黑衣人沙哑地说道。

“你为何知道我手中劈天戟的来历？”策旺剑卓疑惑的说道。

“念你将死，我就告诉你好了，你们哈萨克族的罕毕措告诉我的，现在你可以瞑目了！”黑衣人冷声道。

原来如此！策旺剑卓心头升起一股怒火，这个罕毕措师出博尔塔拉寺，原是宰桑达什策零的先锋官，后来因为玷污郡主宰桑卓玛丹，被宰桑达什策零赶出王府，后来投靠新的主子绰罗斯汗重新掌兵，却因为被五行营大败，不敢再见新主子。于是他主动投入毒面神梟怀抱，却因与毒面神梟意见不和，竟然被毒面神梟炼化成了一具傀儡。

“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们毒殿奉行斩草除根。那个罕毕措现在就在这里，我给你一次复仇的机会，不过以你现在的状态，恐怕十死无生，桀桀桀！”黑衣人冷笑。

一道人影突兀出现，挥手扯去自身的衣袍，漏出了原本的面貌，竟然是罕毕措。只不过，现在的罕毕措眼瞳空洞无神，面色苍白得可怕，远远看去没有丝毫的生气，更像是一具毒尸。

“好狠毒的手段，竟然将他练成了毒尸，与你们毒殿合作当真与虎为谋！”策旺剑卓说道。

“桀桀桀，这个家伙居然敢跟毒殿提条件，他死有余辜！”黑衣人戏虐地冷笑着。“刷！”被练成毒尸的罕毕措动手了，手掌中翻滚着骇人的毒雾，这些黑色的毒雾凝聚成了一把刀，撕裂了虚空，斩杀向策旺剑卓。

“当！”策旺馨娜出手了，以铜雀剑为策旺剑卓挡下了罕毕措的一记毒刀斩。策旺馨娜与罕毕措的实力相差太大，根本不是毒化后的罕毕措的对手。仅仅是一招，便是遭受了重创，口鼻喷血，整个人倒飞了出去，连续的撞断了数棵苍天大树，铜雀剑脱手而出，在空中打着旋转飞舞着。策旺馨娜被一击重创，现在生死不明，这彻底激怒了策旺剑卓。

一股无法遏制的滔天怒火在胸膛升腾，然后不受控制地炸裂了，汹涌的怒火在剧烈燃烧着，密密麻麻的血丝攀爬上了策旺剑卓的瞳孔，猩红的双眼如同遭受重创的丛林猛兽，散发着令人胆寒的可怕凶光。杀气在这一刻剧烈翻腾着，策旺剑卓体内的紫色灵力世界在这一刻彻底爆裂了，虚空都是颤动一瞬。身体的箭伤瞬间痊愈，体内滚动着一股滔天的杀气，像是瀚海汹涌爆发。策旺剑卓满头黑发狂乱舞动，整个人如深渊大海，带给人无尽的压迫感，如百万大山那般气势沉浑，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黑衣人在这一刻惊骇地瞪大了眼睛，心头生出了一种死亡感，脚下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策旺剑卓劈天戟出现在手中，狂风卷起千层浪，周遭无数的参天大树全部被可怕的气浪冲击得左右摇摆，阵阵尘浪冲击向四面八方。劈天戟的杀气在此时被勾动了，那是无视时间一切的存在，撕裂一切的剑气，这就是劈天戟的真正戟气。原来策旺

剑卓“焚天霸体”被唤醒了，体内的“劈天戟”与手上的劈天戟融为一体。

第一百七十九回 策旺剑卓入冰塔 映月宫主认夫君

“啊！”黑衣人惊恐地嘶吼着，这一刻他无法再保持从容自若了。

“劈天戟下无生魂，今天一戟斩你三魂七魄，从此不入轮回，永生永世不得超生！”策旺剑卓低沉冰冷的声音，如同来自地狱世界的审判。

“刷！”黑衣人挥手间，“啾！”猎鹰从手上飞起，悍不畏死的双爪抓向策旺剑卓。而黑衣人则是趁着这个机会，爆发出最快的速度，想要逃离这里。策旺剑卓低垂的眼眸爆发出了夺目的精光，下一瞬间，劈天戟斩出了一道金色剑气，炽烈的光芒在闪烁，天空都在颤栗，劈天戟不断吞吐神光，纵横冲击，杀气贯冲霄汉，神力涌动惊风云。

“嚟！”刹那间，猎鹰便是被无坚不摧的可怕剑气斩断成若干截，死得不能再死了。

“刷！”策旺剑卓化身为一道璀璨神芒，电光火石间爆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整个人瞬间拉近了距离，杀到了黑衣人面前。

“杀！”策旺剑卓低沉冰冷的声音在黑衣人耳边响起时，劈天戟已经刺穿了黑衣人的心脏。

“不！”黑衣人惊声怒吼着，但却已经无力反抗，劈天戟刺穿身体的那一刻，已经注定了黑衣人彻底死亡。劈天戟的可怕剑气瞬间泯灭了黑衣人的所有生机，将其彻底斩杀。

“嗖！”策旺剑卓手一挥，劈天戟像长了眼睛飞向前方。

“啊！”正在逃窜的罕毕措一下被射穿，惨叫着倒在地上；而劈天戟则是深深地刺入了大地中，静默地伫立。策旺剑卓感觉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眼前的世界彻底颠覆了，最终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昏死过去。

天空惊雷滚滚，大雨下得更大了，疾风肆虐天地，策旺剑卓、噶尔红杏、策旺馨娜三人静静地躺在地上。

不多久，一辆古老的战车充满了肃杀之气，发出阵阵风雷之声，滚滚而来，一股强大的战意像是海啸一般汹涌澎湃而至，最后停在三人身边，车上走下一人，正是通天塔楼兰玉图腾守护法王降央谦雄。

通天塔第九层，降央谦雄面色阴晴不定，怒声道：“这该死的毒殿，竟然派出九魔尊，若非策旺剑卓焚天霸体苏醒，恐怕凤凰丹青和策旺兄妹早就已经死了！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要展开报复，让毒殿知道我们的厉害！”

“师弟，他们的情况如何？尤其是策旺剑卓，还能有痊愈的希望么？”西门长风担忧地询问道。

“我实话告诉你，噶尔红杏和策旺馨娜虽然身受重伤，但要痊愈完全没有问题。只是，策旺剑卓恐怕是悬了，他能够活下来恐怕都是奇迹了。依我看，要救活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将他放入玄冥冰塔的最底层，或许会有奇迹发生。”公孙云凤道。

“不行！即便是我，在那里也无法坚持多久。而且，在玄冥冰塔最低层，不仅存放着《楼兰玉图腾》，更封印着……你知道的，这可能会出大乱子的！”林浩惊讶地失声制止。

“可是，要让他活下去，并且有痊愈的希望，就只能将他送入通天塔的最底层玄冥冰塔！这是最后、也是唯一的希望！”降央谦雄激动地说道。

空气陷入了沉默，久久过后，西门长风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他实在没有别的方法了。

“只能如此了，但这件事一定要做到保密，除了我们四人，绝对不能让他人知道！否则，将会牵引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公孙云凤沉声说着。

“我明白，就这么办了！”林浩道。

夜晚，西门长风、公孙云凤、林浩和降央谦雄四大法王带着昏迷的策旺剑卓，无声无息间来到了内院的玄冥冰塔处。玄冥冰塔是一座倒立入大地深处的冰塔，这座玄冥冰塔来历神秘，岁月悠久，可是说是通天塔、乃至整个哈萨克族最宝贵的神物了。

四大法王带着策旺剑卓进入了玄冥冰塔中，而且是直奔第九层而去。在玄冥冰塔内，总共分为九层，每一层都汇聚着浩瀚如海的灵力，但每一层的寒气也都不同。越是往下面走，寒气便是越发地恐怖，寻常的内院弟子，也只能进入到第三层就很惊人了。可想而知，第九层究竟有多么的恐怖。

第九层中，四大法王将策旺剑卓放入到了中央地带的一处冰棺之中，把劈天戟放在旁边。然后，神色无比严肃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处冰雕，蓝色冰雕中是一位双眼闭合的女子。

这个女子美艳惊人，若论美艳，足以艳冠整个哈萨克草原。但四大法王知道，这是一个蛇蝎美人，是绝对碰不得的，普通弟子即便是

看一眼都会带来危险。

“唉，希望一切都平安无事吧！”西门长风说完，便是快速离开这里。因为在玄冥冰塔的第九层，即便是实力强大的四大法王，都无法长时间停留，这可怕的寒气钻心刺骨。

“嗖！”《楼兰玉图腾》上射出两道金光，慢慢地分别没入策旺剑卓和被冰封的美艳女子额头。

此时的策旺剑卓修为尽废，身体受了极大的创伤，早已昏死过去；但是策旺剑卓的身体此时却自主地开始疯狂吞噬灵力。那被冰封的美艳女子，竟是微微蹙起了眉头。

策旺剑卓的意识陷入了深度昏迷，却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金色的世界，除去一本金色的书《楼兰玉图腾》，这里再无他物。策旺剑卓站在金色世界中，手握劈天戟，眉头微微蹙起。在这个世界中，劈天戟竟然不再有杀气，无尽神光中充满了神圣。因为《楼兰玉图腾》启动，冰雕中冰封的美艳女子一下苏醒过来，她慢慢探出了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紧接着整个身子都脱离了冰雕的束缚。妖艳女子走了出来，脚下生莲，一步一步轻轻来到策旺剑卓的面前。

“哟，倒是一个俊公子，可惜成为了废人。不然，本宫倒是有兴趣将你一口一口地吃掉。”妖艳女子掩嘴轻笑着。

“奇怪了，这破哈萨克能将你放到这里，说明你很有价值，让本宫好好看看！”

妖艳女子皱起了好看的眉头，发觉事情可能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旋即抬起手臂缓缓触碰向策旺剑卓的胸膛。这一刻，女子雪白的青葱玉指上竟然长出了锋利的红色指甲，那指尖锋芒不亚于寻常宝

剑的剑锋。

“轰！”妖艳女子触碰到策旺剑卓胸膛的刹那间，策旺剑卓体内劈天戟暴动了，原本祥和的金色神光，在这一刻瞬间变得杀气森然。策旺剑卓的身体爆发出璀璨神芒，可怕的杀气剧烈翻涌在虚空中，妖艳女子神色惊讶地快速收回手掌。

“好惊人的杀气，看来这个俊公子倒不是什么花瓶，倒是个杀伐果决的家伙！”妖艳女子冷冷讥笑着，旋即双掌同时爆发出了银色光芒，可怕的寒气在这一刻猛烈地爆发了。这种寒气不像是人间能够拥有的，倒像是来自幽冥世界。

“既然你躺在了我的冰棺里，就应该知道这具冰棺的意义！凡入冰棺者，若是能够活下来，就是我映月宫主的夫君！只是，死了那么多人，你真的能活下来么？”

映月宫主漠然说着，双掌中的银色光芒，召唤出了一个银白色的棺盖，在映月宫主手中缓缓落下。策旺剑卓彻底被置身于冰棺中，这一刻，策旺剑卓仿佛坠入了永恒的幽冥冰河中。

可怕的寒气无孔不入，疯狂地侵蚀入了策旺剑卓的身体中，要将策旺剑卓的一切生机冻杀。策旺剑卓在这一刻清醒过来，却根本无力反抗。但体内的劈天戟却是爆发出了无量神威，因为这些可怕的寒气竟然想要将劈天戟一同冰封镇杀。

“轰隆隆！”劈天戟怒发神威，无量神能汹涌而出，将策旺剑卓体内的一切寒气全部震散。整个玄冥冰塔都震动起来，浩瀚如海的灵力如银河倒泻，开始疯狂地涌向玄冥冰塔的最深处。

“轰！”策旺剑卓体内爆发出雷鸣响声，恐怖的灵力自体内冲出，

直冲天际，将满天星云都搅散了。策旺剑卓身体开始疯狂吞噬着周围浩瀚如海的恐怖灵力，紫色神华缭绕在周身，而一朵恐怖的黑色莲花静静盘旋在策旺剑卓的头顶。

春去秋来，时间一晃便是半年多过去了，玄冥冰塔的灵力一直处在一种凶悍的暴动期，《楼兰玉图腾》散发着强大的气势，策旺剑卓体内的灵力世界中两轮紫色烈阳静静悬浮着，一朵黝黑的黑色莲花散发着恐怖的波动，焚天霸体彻底苏醒。

“嗖！”《楼兰玉图腾》化成一道金光射入策旺剑卓胸膛，一把金色的透明的劈天戟停在策旺剑卓脸上，旋转一周落在旁边的劈天戟上，劈天戟一下变成了金色，射出耀眼的光芒。策旺剑卓武功一下晋升到“九阶巴特尔巅峰”。再看《楼兰玉图腾》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策旺剑卓睁开双眼，两道璀璨的紫金光华剧烈燃烧着。见到策旺剑卓终于醒了过来，玉手托腮的映月宫主轻轻打了一个哈气，一脸妩媚地笑着来到策旺剑卓身前。

“夫君，你终于修炼完了！”一个美艳冰冷的年轻女子略带幽怨地说道。

“你是谁，为何在此？”策旺剑卓冷声质问道。

“我是映月宫主！是肯特山映月宫的宫主，因犯天劫一直被困在这里。既然你能在冰棺中活下来，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夫君了！”映月宫主戏虐地笑着。

策旺剑卓剑眉皱起，早听传说：在天山映月宫有一个身份尊贵的宫主，为了找到如意郎君，竟然给自己配置一副玄冰龙棺，从此专门暗算天下的武艺超群的男子，将其放入玄冰龙棺，而只有能够从玄冰

龙棺内活下来的男子，才会成为其夫君。武林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后来西门长风和降央谦雄将其擒住，念她情缘未了，特用“通天冰镇”将其封住，压在玄冥冰塔，等待有缘人前来。

“喂喂喂，我不是主动进入你这冰棺的，你不要自作多情了！”策旺剑卓说道。

“你也是明白人，说多了也没用的！”映月宫主十分坚定地说道。

“我是时候离开这里了。”策旺剑卓说道。

“带我一起走，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了。”映月宫主一把抱住策旺剑卓，娇柔的身躯紧紧贴在策旺剑卓身上。策旺剑卓突然感觉身体莫名地燥热起来，映月宫主口中喷出的幽兰之气轻轻吹在策旺剑卓的脸上，让策旺剑卓的嘴唇都有些干涸起来；他低头看着身边的这个魅惑人心的小妖精，那种冲动感像是一匹野性十足的凶兽苏醒，他的理智被欲火剧烈燃烧焚尽，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油然而生。策旺剑卓一把将映月宫主按在地上面，双眼略带着些许血丝，喘息间气息都炽热无比，身体紧紧压在映月宫主身上。

“夫君，来吧，奴家早已经是你的人了。”映月宫主眼神迷离地说着。策旺剑卓脑海中有些空白，突然间，策旺剑卓体内的劈天戟剧烈一颤，策旺剑卓瞬间恢复了清明，猛然睁大了眼睛，急忙从映月宫主身上离开。

“夫君，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不喜欢奴家了么？”映月宫主娇媚地说着。

策旺剑卓大口喘息着，剑眉立起，双眼冷冽地注视着映月宫主，冷声道：“刚刚你对我施展了逍遥戏水法！我倒真是低估了你的实力！”

“啊！”映月宫主惊讶失声道，满脸羞愧，泪如雨下，既然你这样嫌弃我，看来我真的没有必要活下去。

“嗖！”映月宫主袖中滑下一枚匕首，匕首全速向脖子抹去。

“铛！”策旺剑卓手一抬，劈天戟一道剑气射出，匕首瞬间落到地上。

“既然你死都不怕，我带你离开。”策旺剑卓小声道。毕竟映月宫主并没有害他的意思，否则他也不可能活到今天。

“真的吗！”映月宫主眼泪汪汪说道，俨然成了一个顽皮的孩子。

“今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你不能丢下我哦！”映月宫主破涕为笑。

策旺剑卓点点头，心中哭笑不得，看来这个映月宫主并不是很坏。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映月宫主一拍胸脯，重新恢复了冷厉本色。

策旺剑卓二人顺着通道，一层层走着，最终来到通天塔的第一层，离开通天塔后，竟是见到了四大法王。

“多谢四大法王救命之恩！”策旺剑卓连忙跪倒。

“策旺剑卓大侠命中有此一劫，《楼兰玉图腾》已经唤醒你的焚天霸体，你的武功已经一日千里。江湖上几乎没有对手了。希望你为国效力，尽早驱除叛贼！”西门长风严肃道。

“策旺剑卓一定谨遵法王教诲！”策旺剑卓大声道。

“此事不可张扬！”林浩道。

“多谢法王提醒！”策旺剑卓道。

“江湖凶险，不得不防！”降央谦雄道。

“谨遵法王教诲！”策旺剑卓再次叩首。

“多谢四大法王解开小女子心结！”映月宫主泪流满面。再看映月宫主面上的守宫砂已经消失不见，公孙云凤笑道，“你们已经结成伉俪，这是天意！”

“多谢法王成全！”策旺剑卓再次叩谢。

第一百八十回 破要塞侠侣显威 攻毒殿大侠联手

“大汗正在进攻谢米巴拉厂斯克要塞，快去吧！”西门长风道。话音未落，四大法王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说措松达桑被俘后，这个逆贼一言不发，哈萨克将士想了许多主意，均未能撬开他的嘴。后来醍醐药神用逍遥还魂法诱使这个逆贼说出了谢米巴拉厂斯克要塞的一切秘密。为了铲除后患，兆惠将措松达桑秘密处死。

谢米巴拉厂斯克要塞主城门下，大批哈萨克将士和源源不断的清军将城门围得水泄不通。这是一座巨大的青铜门，门上雕刻着九九八十一条栩栩如生的神龙，充满了威严感。

“放！”阿布赉手一挥，战箭车上 1000 多枚利箭飞向城墙。“啊啊啊啊！”城头的叛军被悉数消灭。

“破门！”随着一声令下。

“咚咚咚！”十辆战车装载着重型破门器冲向大门。两百多名将士同时用力抓住破门巨木。尽管将士们用尽全力，但因为大门被某种

禁制控制，非人力能为。

一阵风过，空中落下 2 人，男子身材魁梧，背插劈天戟；女子身材苗条，体格风骚，背插逍遥映月剑，更是显得英姿飒爽。正是策旺剑卓和映月宫主。

策旺剑卓轻轻一招手，背上的劈天戟早已到了手上，“嗨！”随着一声大吼，劈天戟猛地劈向青铜门。虚空都在一阵阵地抖动着，狂风劲浪席卷，璀璨夺目的火星绽放，超级恐怖的浩瀚力量剧烈冲击着青铜门。

“轰隆隆！”青铜门在剧烈颤动着，九九八十一条大龙开始连续的断裂，有些地方甚至是被打穿了，有刺目的神光自微小的缝隙中暴射而出。

“刷！”一道白色神光自青铜门缝隙中暴射而出，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直指策旺剑卓。策旺剑卓也不回避，劈天戟轻轻一挡，“轰！”白色神光猛然掉头，重重打在青铜门上；“轰轰轰！”白色神光不断从门中射出，悉数被策旺剑卓用劈天戟震回去，统统打在青铜门上。“轰！”随着一阵地动山摇的响声，青铜门轰爆了，完全炸毁。

“杀！”阿布赉一声大吼，将士们像潮水一样冲进大门。

“嗖嗖嗖！”无情的箭雨暴射而出，“啊啊啊！”冲在前排的将士纷纷倒在血泊中。

“策旺剑卓！拿命来！”话音未落，第八修罗乌刹海怒吼一声，以极快的速度大刀杀向对方，下手异常狠毒。“哼！”策旺剑卓冷哼一声，岿然不动。就在乌刹海目光兴奋，以为即将击杀策旺剑卓时，策旺剑卓忽然间消失不见了。“吡！”乌刹海瞬间瞪大了眼睛，瞳孔在急

速放大，喉咙像是被利器撕裂了，鲜血止不住流淌着，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嗒！”策旺剑卓倒提着劈天戟，一点鲜血刚好落到地面。

“杀！”下一瞬间，足足几十个叛军围攻向了策旺剑卓。策旺剑卓眼眸中带着几分令人胆寒的凶光，面对已经疯狂了的叛贼，只有鲜血与杀戮才能够让他们冷静下来，重新面对现实。

“噗！”策旺剑卓脚下辗转挪腾，每一招都在索取对方性命，渐渐地围攻策旺剑卓的叛军都惊恐了，发现眼前的人根本招惹不起，如同一个杀神伫立在此，手起戟落便是收割走了一条生命。攻击策旺剑卓的人都停手了，下意识地往后倒退着。

“嗖！”一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杀了过来，而且角度刁钻，手段阴狠毒辣，想要抓住策旺剑卓的破绽一击绝杀。

“当！”策旺剑卓脚下回旋，极速转身，扬起手中的劈天戟，挡下了突然杀向自己的人。

“扎那噶尔布！”策旺剑卓心中有些惊讶的，但并没有说出口，只是目光眼神冷冽沉凝地注视着扎那噶尔布。这个扎那噶尔布本是绰罗斯汗的侄子，自从被兆惠打败后，得异人指点，武功突飞猛进，于是潜入沙俄，成了十八修罗之一，与城主沆瀣一气。他这惊鸿一击被挡下后，眉头微微皱起，身躯后退了半米，漠然地看着眼前的策旺剑卓。

扎那噶尔布暴怒，一刀轰出，竟然在空气中形成了一股气浪，爆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整个人瞬间拉近了距离，杀到了策旺剑卓面前。

“轰隆隆！”策旺剑卓见状，同样轰出了劈天戟，风声呼啸，力量十足，猛烈地与扎那噶尔布的大刀碰撞在一起。双方交手的地方爆发出一阵惊人的气浪，脚下的地面都被崩裂了，尘烟四起乱石纷飞。扎那噶尔布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一下倒退了好几步，他甩了甩有些酸痛的手掌。而策旺剑卓像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

扎那噶尔布心中吃了一惊后，再次杀向了策旺剑卓，手中灵力翻涌而出，一刀斩向了策旺剑卓的脖颈。

“当！”策旺剑卓以劈天戟挡下，两者展开猛烈又连续的交锋，大刀与劈天戟猛烈地碰撞着，短短数个呼吸间，两人已经交锋数百次。

“嗨！”扎那噶尔布脚尖一搓瞬间挣脱束缚，大刀猛然杀向对方，手掌翻飞间云烟缭绕，旋即数之不尽的云烟大刀铺天盖地笼罩向对方。

“嗨！”策旺剑卓一声龙吟，劈天戟杀出，剑气幻化成一朵旋转着的黑色莲花，细小的黑色雷电劈噼里啪啦地围绕着黑色莲花跳跃，恐怖的毁灭之力凝聚在其中，充斥着极致的霸道。所有杀向策旺剑卓的云烟大刀，都被这朵黑色莲花旋转得烟消云散。

“云烟栖霞阵！”扎那噶尔布震惊过后，手中飞出一物。瞬间，策旺剑卓被浓郁到极致的白雾所笼罩。策旺剑卓劈天戟爆发出了璀璨夺目的无量神光，云烟栖霞阵瞬间被鲸吞。

“死吧！”策旺剑卓话音落下，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瞬间，扎那噶尔布惊骇的眼瞳中，策旺剑卓的身影猛然出现，并且迅速放大。策旺剑卓扬起了手中的劈天戟，双眼凛冽似寒冰，毫不犹豫地刺向了扎那噶尔布的心脏处。

“啊！”这个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扎那噶尔布倒在地上。

“咚咚咚!”如雷的鼓声传出，大地轰隆隆的作响，城内敲响了战鼓，大批叛军疯狂冲出，一瞬间便是与哈萨克将士激烈厮杀起来。这些叛军战斗力非常强大。

映月宫主取出了一支碧海玉箫，轻轻地吹动着，声音像海浪轻轻翻滚，曲律优美动听，让人忍不住沉醉其中，但下一刻竟然有黑、红、白三种颜色的雷电之力由这优美的旋律演化而成，疯狂地向叛军杀去。

紧接着噶尔红杏也动手了，手中的冰棱剑燃烧了烈焰，竟然是飞出了一头火凤凰，发出了嘹亮啼鸣声，冲入了叛军。策旺馨娜高举宝剑，悍然冲杀进了叛军中，犹如一道狂风，身影都已经快到模糊了，肆意地杀戮着叛军。阿布赉怒吼一声，振动手中的龙胆钩镰枪，凌空而起，以一种狂野霸道的姿态冲杀进叛军中。

“铛铛铛!”“啊啊啊!”兵器碰撞声、惨叫声连成一片，地上到处是断肢、断头、鲜血，谢米巴拉厂斯克要塞一下成了人间地狱，阴风怒号，鬼哭狼嚎。

“走!”策旺剑卓手一招，带着映月宫主来到了一处悬崖边缘，悬崖之下是无尽的黑暗，而且有冰冷的气息上涌着。“嗖嗖!”策旺剑卓与映月宫主跃下深渊，穿越过一层恐怖的寒流后，来到了一片炙热的地带，这里竟然有岩浆流动着，灼热的高温使得虚空都扭曲了。穿过火焰旋涡后，二人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这里已经是谢米巴拉厂斯克要塞的内部了，一条宽广的通道出现在面前，一扇大门上有这一个“阳”字，给人一种威严感，像是一座山伫立在面前。

“轰隆隆!”策旺剑卓双手用力，巨大的力量推动着沉重的石门，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但同一时间链接这座大殿的另外数个通道也被破

开了，数十道身影鱼贯而出，第一时间雷霆、火焰、刀光剑气纵横，全部攻击向策旺剑卓和映月宫主。

策旺剑卓立起双眼，一抹决绝与凶狠掠过眼底，劈天戟浩瀚如海逸散出恐怖的光芒，将策旺剑卓完全笼罩在其中，阻隔了很多人的攻击。

“策旺剑卓，我看你往哪里跑！”话音未落，一个男子显露出来，用圆月弯刀指向策旺剑卓。

“原来是你这个魔鬼，我这就送你们上西天。”来人正是第六修罗阿拉布措。阿拉布措圆月弯刀以风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策旺剑卓动手了，剑气纵横，两人硬碰硬地交锋，每一次交手都倾尽了全力，策旺剑卓以强势霸道的姿态碾压对方。阿拉布措惊出了一身冷汗，心头无比地惊骇，想不到半年不见，策旺剑卓实力变得如此强大，竟然能够完全碾压着自己。

策旺剑卓衣袂猎猎作响，瞬间拉近了与阿拉布措的距离，劈天戟呼啸中有雷霆响声，爆裂的轰击在了阿拉布措的后心。

“噗嗤！”阿拉布措一口鲜血喷洒而出，一股可怕的暗劲涌入体内，五脏六腑几乎破裂。“啊！”阿拉布措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想不到对方杀伐如此强悍。“噗！”阿拉布措鲜血喷出一丈多远。

“嗨！”阿拉布措一声大吼，使出全部本事全速杀向对方，而且下手阴狠毒辣，每一次都挑选策旺剑卓的破绽，想要一击夺命。策旺剑卓施展游龙闪电，手持劈天戟轰击向对方。

“砰！”阿拉布措的圆月弯刀与劈天戟碰撞的之时，感觉双臂都要碎裂了，那种巨大的冲击力如同一头上古凶兽冲撞而来，阿拉布措

被劈天戟轰飞出去。“轰！”撞在一棵，“啊！”阿拉布措一下被撞成两截，内脏流了一地。

就在这时，大地剧烈地颤动起来，虚空如同波纹一般颤动着，大殿内的地面竟然开始碎裂了，有神秘的光芒自其中溢出。三名黑袍人出现在了策旺剑卓身前，黑色的锁链端头链接着一把血色镰刀。

“刷！”三名黑衣人双眼跳跃着冰冷的猩红光芒，如同来自地狱的恶魔，手持夺命的红色镰刀，收割着生命。

“毒殿的人？”映月宫主双眼倒竖，逍遥映月剑出现在手中，浩瀚的力量激荡而出，爆发出了无量神光，要将三名黑袍人吸扯入其中。三名黑袍人的精神力在这一刻收到了强烈的冲击，紧接着被一股巨大的神光吸引。

“嗨！”三名黑衣人大惊失色，手中的黑色镰刀，杀气腾腾地斩向对方脖颈。逍遥映月剑神光大盛，就在一名黑衣人手中的镰刀即将触碰到对方的脖颈时；“锵”一声响，逍遥映月剑电光火石之间，剑锋斩断了对方的黑色镰刀，顺带着划出一道银色神光，寒光烁烁的剑锋带起了一捧鲜血。黑衣人的喉咙处，出现了一道血痕，刚开始还没有什么，但是仅仅是片刻的功夫，黑衣人的瞳孔便是急速放大，手中的半截镰刀坠落，双手死死地捂着喉咙，难以置信地看着映月宫主，砰地一声倒在了地上。

剩下的两名黑衣人终于是害怕了，看着眼前的映月宫主，感觉像是面对着一尊恐怖的杀神。

“你不能杀我们！我们可是毒殿的人！”

“是吗！”映月宫主霍然飞身，不想与这两人多做纠缠，身影消

失在了原地，幻灭之间，逍遥映月剑撕裂了两人的咽喉。

“杀！”大批清军和哈萨克将士冲进大殿，双方再次进入激战。城主见大势已去，退到地下宫殿。

十天后，攻打毒殿的战斗打响了。玄易方丈亲自带队的天龙寺 400 多武僧和慧晋大师带队的铁瓦寺 100 多武僧联合投入战斗，并有玄易方丈统一指挥。

毒殿位于谢米巴拉厂斯克要塞 30 里外的莽荒山域，位置十分隐蔽，毒殿前面是深不见底的壕沟，后面是悬崖峭壁，左边是百毒谷，右边是瘴气林，普通人根本无法到达。而且毒殿外面被毒面神泉设下禁制，至今无人可破。毒殿在江湖为非作歹，许多人对这群魔鬼恨之入骨，清廷也一直想剿灭毒殿，怎奈这里易守难攻，清廷也是无计可施。

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武功最好的 30 名武僧在铁瓦寺慧晋大师、麒麟洞空悟大师和天龙寺长老清风大师和轮台大师的带领下，通过缆绳从毒殿后面悬崖峭壁爬上来，抄小路偷偷摸到山门口。一层像光幕一样的禁制将毒殿完全笼罩，毒殿若隐若现。刚刚靠近毒殿，武僧们顿感压力倍增，双脚好像灌了铅，根本抬不动。众人大惊，只能停下来。

突然空中飞来四人，衣着各异，谈笑风生，原来是铁心武、铁冷辉、沙克都尔和一个年轻姑娘。这个年轻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察罕丹津郡主察罕芯彤。这个察罕芯彤在醍醐药神的指点下，已经成为响当当的大侠。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慧晋大师、空悟大师、清风大师和轮

台大师连忙参见四位大侠。四位大侠简单还礼，径直飞到空中。沙克都尔手中多了一把璀璨的金色大刀，大刀一挥，金色的光芒从刀锋急速掠出，轰向了隐藏在半山腰的一处古老洞口。

“呜呜！”刀芒在飞掠间，宛如一条金色的巨龙，那破空之声更是呜呜作响，高阶王者的气势果然异常惊人。

“哗哗！”沙克都尔刚飞掠而出的同时，那悬浮在空中的铁心武也是双手一伸，背后的那杆蓝色的列缺剑也是猛然窜上高空，而后，在空中如有生命般自行旋转着，速度也是越来越快，最后也是形成一道十几米粗细的蓝色漩涡，在铁心武的挥手下，紧随着那金色巨龙而去。

“嗡嗡！”接下来，众人便是见到铁冷辉的头顶上，竟然也是浮现出一把巨大的红色大刀，月牙刀足有一尺宽，缭绕着猩红噬人般的火芒。“火羽天惊，去！”随着铁冷辉的一声大喊，只见那把红色大刀，如同火焰怒龙，撕裂长空，呼啸而去，加入了前两者的攻势中。

与三人的声势相比，那察罕芯彤的手段，却是别具一格。只见其玉手一握，一张精巧的翠玉短弓出现在手中，而后周身附近的灵气被她凝化成一根青色箭簇，臂力一张一松，青色的箭簇裹着浓浓青芒，便是悄无声息地紧随那三道气势庞大的攻势而去。

第一百八十一回 四大长老扬峨眉 阴森毒殿窜妖魔

四人先后出手，这等惊天地泣鬼神的招式，令得四大长老都是一脸震撼之色，武僧们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砰砰砰！”接连三声巨响，就见到半山腰的那处古老的洞口，接连就被三道猛烈的攻势轰得震天巨响，同时哪里空间也是出现了一些扭曲现象，接着一层光罩出现了龟裂的现象，不过却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嗖！”三声巨响之后，一道弱小的破空声也是在此刻激射而来，最后那道青芒羽箭也是狠狠射在了那光罩上。

“砰！”那支翠绿羽簇射到光罩上后，一道浓郁的青色光芒也是顷刻间散发出来，接着覆盖住那道封印光罩，而后也是一声巨响。

“咔嚓！”剧烈的震响之后，便是出现一道细微的破碎之声，之后便是有人大喊了一句：“快看，封印破了！”

“走！”在光罩破碎之后，半空中的四人也是身形暴掠而出，眨眼间便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慧晋大师手一挥，四大长老率先冲进了那毒殿之中，余下的 30 名武僧都是心中狂喜，旋即一道道身影都是卯足了劲，化为一道道光彩，飞快地向着半山腰的毒殿洞口奔去，顷刻间，整个山都是响起了破风之声，漫山遍野全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影。

“嗖嗖嗖！”一批蒙面人出现，一个个手中高举大刀，整齐划一杀向对方。一名大个子从后面径直飞出，手起枪落，一阵血雨飏射。

“啊啊啊！”冲在前面的 3 名武僧倒在地上。“慧晋秃驴，今天我们要好好算算铁瓦寺的账了。”大个子盛气凌人道。

“八方斩！”慧晋大师也不多话，九阳真经自动运转，一声大吼，

天行刀射向对方。

“九枪诀！”大个子眼中也是寒光闪现，破山枪挥出，浑厚的灵力灌入其中，隐隐间，竟然有着九道金色枪芒浮现在大个子身边。

“嗖！”枪芒闪现，快速凝实，接着便是暴掠而出，从三面向着慧晋大师就是包抄过去，凌厉的金色枪芒，在飞掠时，竟然是把空气都刺震得隆隆作响。

见此招式，慧晋大师眼中也是闪现一丝惊诧，大个子施展的这招枪诀品阶肯定不低，毒殿的底蕴果然不凡。

“叮当！”九柄金色剑气瞬间就到了慧晋大师身前，慧晋大师天行刀急速舞起，一招“断天三斩”，神情凝重地全力防御这凌厉的攻击，一阵金铁交错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

“断天三斩”所展现的强大威力，也是令大个子脸色凝重，他也是没想到慧晋大师的功法，竟然也是这般强悍无匹。

慧晋大师紧握天行刀，一招“横断华山”，划出一道紫色的刀芒，刀芒呼啸着奔袭向大个子，霸道的刀芒丝毫不比大个子的九枪诀差劲，如同紫龙狂舞，所向披靡。

眼望着越来越近的紫芒，大个子也是不敢怠慢，快速催动着体内的灵力，对着刀芒也是挥出一枪。

“轰！”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顿时灵力席卷四周，两人都被对方震得后退了几步，脸上同时露出惊愕之色。

“好霸道的刀芒！”大个子被震退，心头更是一惊，自己全力出手的情况之下，对方居然和自己平分秋色。

而慧晋大师同样也是一惊，这个大个子实力也决不简单，天行刀几

乎被震飞，虎口几乎开裂。两强相遇勇者胜，慧晋大师的右手掌上，再次紫光灿灿，天行刀风驰电掣劈向对方。

“九枪诀！”大个子再次枪舞长空，划出九道枪芒，金色的灵力蒸腾，九枪在其周身飞转，然后对那袭来的天行刀猛然齐声飞出，硬生生撼在一起。

“轰！”瞬间，两兵相接产生的狂暴气浪肆虐扩散，附近那些修为低的人被这气浪给再次碾压，“啊啊啊！”惨叫着倒在地上，就连那些坚硬异常的大理石地面也是应声而裂，出现一道道裂痕。

“啊！”大个子这一次也是被慧晋大师天行刀震得急退了十数步，身形踉跄不稳，而慧晋大师却是纹丝未动。大个子面罩早已被震飞，露出古拙的面容和满脸的络腮胡子。

“施瓦布格！”慧晋大师叫出声来。

“撤！”此时，施瓦布格阴翳的脸庞上也是现出一丝惊色，刚才的那招九枪诀已经是他全力一击了，但与慧晋大师的对抗之下，竟然是没捞到半点好处，显然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唯有撤退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而附近那些和天龙寺武僧打得难解难分的黑衣人，忽闻施瓦布格的喊叫声，都是毫不犹豫地放弃接下来的进攻，果断地抽身而退。

“嗖！”见到黑衣人想要抽身离去，慧晋大师也是脚下一跺，九阳真经自行运转，身体暴闪而出，接着就是一道残影带着破风之声，出现在施瓦布格身前，那泛着寒光的天行刀，带着锐利无比的杀气，劈向对方。“啊！”随着一声惨叫，施瓦布格头颅飞向旁边。

“大哥……”一名黑衣人突然停住脚步，转身杀向慧晋大师。

显然，在生前，这两人关系也是极好，只可惜，他的喊叫，死人是听不到的。

“嗖！”空悟大师身形一闪，如同苍鹰展翅，澜沧剑带着滚滚雷声劈向对方，早已挡在慧晋大师前面。剑光漫天，如同无数的战剑编制的剑网，直接覆盖在黑衣人头上。“呼！”黑衣人面罩一下被吹飞，露出布满刀疤的脸庞。

“卢卡耶措，你这个逆贼，贫僧现在就超度你！”空悟大师大吼道，手上的动作再次加快。

“嗨！”卢卡耶措一声大吼，乌龙刀猛地一挡，一招顺水推舟，杀向对方。“铛铛铛！”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不分上下。卢卡耶措有些急躁，猛地一蹬地面，乌龙刀凌空杀向对方。空中狂风猎猎，乌龙刀带着噼噼啪啪的电弧。眼看乌龙刀就要劈中对方，可是对方却没有躲闪，卢卡耶措心中一喜。

“噗！”乌龙刀劈开对方，可是并没有一点血腥味，原来劈中的是虚影。“不好！”卢卡耶措心中暗叫，可是根本转不过来身来。而空悟大师此时正在他的身后，澜沧剑带着紫色的电弧狂飙突进猛然劈下。

“啊！”卢卡耶措身体一下被斜着劈开。这个不可一世的逆贼，上次被哲卜尊丹巴打掉一只手臂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对清廷更是咬牙切齿，现在终于死的不能再死了。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怪谁呢？

刚一踏进洞中，一股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而这山洞中的深邃也是深深地把武僧们震撼了，整个莽荒山域仿佛都给掏空了。放开强大的神识，轮台大师先探查一下这两条通道内到底有什么。不过他很快

就失望了，他的神识根本就是延伸不进那些通道内部，显然是被人特意设下了禁制，神识的优势在这里完全发挥不出来。

突然，从那间小石屋中，他能够感受到，正有着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从屋内散发出来。这种波动，虽然轮台大师无法利用神识去感应，可是他的混元法诀，却是对这股灵力有着强烈的牵引力。

当下，轮台大师快速走到石屋前，双手向着石门狠劲一推，却是纹丝不动。“竟然被强行加封了！”想到这里，轮台大师怀中掏出一枚符篆，口中念念有词，石门禁制慢慢散去。轮台大师也是手上的力道再度加大了几分，对着那石门猛然推去。

“轰隆隆！”这一推，那道厚重的石门也是被轮台大师给推开了一道刚好能闪进身体的缝隙，一股股强大的灵力波动瞬间涌出。

轮台大师带头快速跨入屋中，一下被屋中那强烈的光芒刺得眼睛都有些发黑，原来是一颗硕大的夜明珠。耀眼的光华伴着一股股惊人的灵力波动，让人叹为观止。

“沙沙沙……”外面传来细微的脚步声，转眼一人来到眼前。来人瞬间凝出一道泛黑的大手掌，向着众僧拍去。“啊啊啊！”随着三声惨叫，三名武僧倒在地上，全身被烧焦。“毒炎掌！”轮台大师叫出声来。

“老秃驴，新账老账一起算！”话音未落，毒炎掌劈向轮台大师。轮台大师不敢硬接，身子一扭，巧妙闪躲过去。“嗨！”一声大吼，弦月铲击向对方。

“砰！”毒炎掌一下被击飞数米高，接着狂喷一大口血，摔落在地上。“嗨！”毒炎掌如同发疯一般一个乌龙搅柱瞬间飞起，一身黑色

的毒气瞬间缠绕全身，整个人的气势也是快速提升，俨然一头黑色的野兽。

毒炎掌的气势让周围武僧感受到了王者威压，每个人体内的血液仿佛在此刻凝固，气息都是不稳起来，甚至有人嘴角流出了一丝血迹。裹挟着黑色暴动的灵力，毒炎掌再次向轮台大师杀来，那狰狞的脸颊带着屈辱，双眼猩红。

轮台大师站在那里，神色沉静，体内暴涌出紫色的罡气，那等威势丝毫不弱于毒炎掌，甚至比后者更要强上几分。

“想杀我，你还得回去再练几年！”轮台大师冷峻道。脚下一蹬，弦月铲爆射而出，朝着暴掠而来的毒炎掌狠狠铲去。

大战就此展开，黑芒裹身的毒炎掌不愧是毒面神泉的弟子，尽管轮台大师的弦月铲舞得寒光四溅，铲铲致命，可是那毒炎掌依然是沉着冷静抵挡着，同时也是心惊万分。

“轰！”两股力量在房间接连相撞，发出隆隆声响，那黑紫的气浪也是一拨接一拨向四周席卷而去，如同无源之风，吹得脚下的烟尘弥漫，四周武僧衣衫猎猎，衣衫竟然慢慢变成了焦黑色。

“砰！”沉闷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只见轮台大师双手持铲，对着凌空扑来的毒炎掌隔空而斩。一道巨大的紫色铲芒直接把毒炎掌击飞，毒炎掌狠狠砸在岩壁之上。四周石屑飞扬，烟尘弥漫，大家什么也看不见。

“这怎么可能？”再次被轮台大师击飞出去的毒炎掌此时也是眼神迷离，他抬头望着还依然保持着挥刀姿势的轮台大师，脸上终于是浮现了一丝恐惧之色。

轮台大师第一次将他击飞，他只觉得那可能是他自己太过大意，让轮台大师占了先机，但是，这一次，他与轮台大师对战了数回合，切身感受到了轮台大师的无匹战力，以及他那身怪异的紫色灵力，竟然在战斗间，隐隐可以压制他的黑暗毒力。

不过，尽管事实是这样，可那毒炎掌却是依旧心中不甘，一咬牙，又是再次从地上腾跃而起。

“杀！”说话间，那毒炎掌肩膀一送，背上重刀早已到了手上，飞身跃起，一刀斩向虚空，就见八道超过十米长的巨大黑色刀芒，从天而降，朝着轮台大师就力斩而下。

此时的毒炎掌，已经是把他的压箱功法都施展了出来，若果还是不能压制轮台大师，那他只能吞下这屈辱的苦果。漫天的刀影如同乌云般笼罩在轮台大师的头顶，他快速抬起头，脸色也是发生了变化，这一刀绝不简单，在毒炎掌全力施展下，威力已经极具威慑，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去迎接下来。

“这次我看你怎么死！”见到轮台大师慎重的脸色，那毒炎掌也是得意地吐出一口血沫。

“斩！”弦月铲舞起，一张紫色的铲网便是迎向那八道黑色的刀芒，接着，就见紫气铲网顿时就把那八道黑色刀芒给包围吞噬，接着继续向着毒炎掌的本身袭去。

顷刻间，毒炎掌的心头就涌现一道寒意，这种寒意让他忘记了躲避，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闪动的紫芒向自己奔来。

“噗噗噗！”一阵刀锋划破肉身的细微声响起，犹如油锅中滴落一滴水，顿时引起了沸腾。在所有人的视线中，就见轮台大师的那张

紫色铲网在包裹住毒炎掌之后，无数的铲芒，锋利地穿透他的身体，仿佛被人千刀万剐一般。

“啊！”毒炎掌用尽最后力气，一头撞在夜明珠上。“轰！”伴着巨大的爆炸声，整个房间一下被炸翻，原来夜明珠连着机关。可怜轮台大师和冲进去的武僧全部被炸死。毒炎掌也一下变成了森森白骨。

“杀！”大批武僧冲进来，“叮叮当当！”“啊啊啊！”喊杀声、惨叫声连成一片，毒殿一下沸腾了。

眼看就要冲到阎王殿，远远看到毒面神梟坐在虎皮椅子上，黑白夜叉分立两旁，两排黑衣蒙面人站在前面。“沙沙沙！”一道绿色光幕从空中垂下来，众僧一下被挡住。众人开始对着那浮现的光罩猛烈轰击，在这等合力轰击之下，那阎王殿灵力光罩也是开始变得越来越黯淡下去，随时都有着完全破碎的样子。

“咔嚓！”一阵细微的声响在光罩上响起，接着那光罩就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纹。“轰！”“咔嚓！”接连又是几次的轰击之后，那裂缝也是变得越来越长，最后也是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如同琉璃罩子，“砰”的一声，轰然爆碎。

“噗！”道道绿气瞬间扩散。“啊啊啊！”冲在前排的武僧全部倒在地上，慢慢化成血水。

“逆贼！老僧这就送你上西天。”话音未落，清风大师杀向毒面神梟。

“老秃驴，去给我死！”黑夜叉手掌一红，一道炽热的光球带着隆隆之声，袭向清风大师。看到那急掠而来的火球，清风大师也是森然一笑，手掌也是快速凝印，迎着那道红光就杀过去。

“轰！”一红一紫的两道灵力在大殿中，狠狠撞在一起，撞击波震荡着整个大厅，如同水面涟漪，向着四周荡漾。见到清风大师竟然在自己的一球之下只是微微后退了几步，也是令黑夜又重新审视了一下清风大师。

“蝼蚁之辈，还敢猖狂，去死吧！”黑夜叉不再保留实力，手上的红光再次凝聚，比刚才的红光要大上一倍有余，随后手臂一挥，便是将这道大火球再度轰杀出去，轰鸣声和冲击波把大殿四周的岩壁都震裂出一些细纹，把那些打斗中的人震得身体摇晃，一个个面色惊诧地跳出波动范围，继而向着两人看去。

在人们的注视之下，两人也是快速近身交手，你拳我掌的接连对杀在一起。清风大师的掌印犀利霸道，黑夜叉的拳法快速凶猛。

第一百八十二回 战毒殿侠侣断魂 慑正义城主俯首

“砰砰！”清风大师连续几掌轰出，霸道的紫色掌印将黑夜叉的护心镜给彻底破碎，其攻击的余威更是把后者震退出去。“嗨！”黑夜叉一声大吼，手掌变得火红，发出耀眼红芒，一片巨大的火莲悬于头顶。

“老秃驴，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本座的真正实力。”黑夜叉狞笑着，随后双手掐动着一些奇特的手势，背上大刀早已到手上，大刀一碰火莲，火莲向着清风大师轰杀而来。

一招“力霸乾坤”，清风大师镇龙钺挥出，一道紫色的钺芒，迎上了那飞掠而来的火莲符文。“轰！”紫色钺芒宛若紫龙，带着呼啸，

划破长空，狠狠地与那火莲掌印碰在一起，两者之间再次产生惊人的能量波动。

“轰！”两兵相接，两人同时被震退。黑夜叉连退十几步才停下来，而清风大师只退两步。

“死吧！”黑夜叉猛地一蹬地面，全身黑气蒸腾，毒气全发，大刀呼啸着劈向对方。

“啊！”一声惨叫，黑夜叉身体变成两截从空中掉下，内脏滚了一地。“咳咳咳！”清风大师咳嗽不止，鼻血大滴大滴地流下来，显然中毒较深，身体摇晃着倒在地上。

“大哥！”随着一声唉呼，白夜叉早已杀向众僧。白夜叉御气而起，犀利的眼神格外地森冷猩红，毫不掩饰地将杀意涌现出来。

“白夜叉，你看我是谁！”话音未落，空悟大师早已飞出。“老秃驴，死吧！”白夜叉用沙哑的嗓音喝道，他的双手再次掐出一道奇特的指法，一道惊世骇俗的白色莲花再次浮现头顶。白莲花灵力汹涌，站在十米开外的空悟大师都能切身感受到那火莲的灼热与威能。

“盛世火莲！”白夜叉那嘶哑阴寒的声音，也是再一次一字一顿地响彻大殿。“嗡！”随着白夜叉的话音落下，那朵巨大的火莲瞬间分化成两朵灵力波动同样骇人的火莲。这般变化，不仅令旁边的武僧脸色变化，就连空悟大师也为之震撼。那两朵火莲所散发出来的灵力波动，令所有人都仿佛是看到了空悟大师被烈焰焚尽的画面。显然，白夜叉已经不想再跟空悟大师耗下去了，已经开始动用真正的杀手锏，打算尽早结束这场战斗。

空悟大师眼神森寒如刀锋，掐动指法，将全身的罡气灵力尽数灌

于其掌心，随后掌心也是浮现出两道紫气盈盈的小掌印，其灵力波动虽没有两朵火莲强大，却胜在贵为罡气。

看到空悟大师也是凝出掌印，白夜叉的眼中浮出一股蔑视的神光，他对自己的这一套功法，绝对有着斩杀一切同阶的信心。

“盛世火莲，双莲诛魔！”一声充满杀意的声音爆出之后，就见白夜叉身后的那两朵妖红的火莲顿时爆发出灼人的火芒，划破长空，直接是飞掠向空悟大师。

“轰轰！”空中一片隆响，热浪滚滚，空悟大师也是眼神凝重地望着那飞掠而来的火莲。随后眉头拧了拧，镇龙钺全速杀出。

“弑天掌印，掌弑天下！”两道小手印在飞掠间也是瞬间扩大，在遇到火莲之前，竟也是幻化成一只巨大的紫色大手印，然后直接是狠狠拍在了那两朵火莲之上。

“砰！”滔天巨响再度在大殿上空响起。“啊啊啊！”旁边正在打斗的双方不少人倒在地上。再看地面，一些岩石都生生荡碎。

“嗨！”空悟大师一声大吼，异瞳血光闪烁，背上澜沧剑呼啸着射向白夜叉。白夜叉一个倒挂金钩，背上破山枪射向对方。“当！”两人一触即开。30个会合不分上下。

“嗖！”白夜叉嘴中突然射出一道绿雾。双方照面，空悟大师根本无法躲闪。“啊！”空悟大师面部瞬间被烧焦。“嗨！”空悟大师用尽全力，天生的异瞳紫光四射，全身罡气全发，澜沧剑像大海翻腾，剑气大涨，一下罩住白夜叉。“啊！”白夜叉一下被搅成肉块。空悟大师全身慢慢变成一滩血水。

“杀！”看到空悟大师惨死，众僧不再保留，全力杀向蒙面人。

“啊啊啊！”在场蒙面人全部倒在地上。

“爆！”毒面神梟手一挥，一团黑雾冲向众僧。“轰！”黑雾陡然在空中爆炸，毒气飚射，冲在前面的武僧清一色倒在地上。

“毒面神梟，去死吧！”慧晋大师九阳真经自行运转，全身呈现古铜色，踏空而行，天行刀劈向对方。“啊！”毒面神梟头发一下被砍飞。

“九阳真经！”毒面神梟大惊，他不再保留，手势再变，再度引爆了一滩黑雾，其威力瞬间吞没慧晋大师。一代名僧尽管武艺高强，可是又怎么扛得住毒面神梟这个魔鬼的箱底绝技。

“啊！”慧晋大师顿觉天旋地转，用尽全力，天行刀射向对方。

“啊！”毒面神梟左肩被射穿，身子一转逃之夭夭。再看慧晋大师全身焦黑，早已没有一丝生机。

“杀！”武僧们穷追不舍。每一个柱子、每一个拐角、每一个出口都爆发了惨烈战斗，双方都死伤惨重。毒面神梟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逃出重围，他疲惫不堪地来到阎王殿最底层，意欲开启爆破装置，将整个毒殿炸毁。

“毒面神梟，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话音未落，早有两人拦住去路。

“策旺剑卓你还没有死，本座这就送你上西天。”毒面神梟怒道。

“那要看我的姐妹同意不！”映月宫主握了一下逍遥映月剑道。

“那就让你看看本座的厉害。”话音未落，毒面神梟手一挥，头上竟然是浮现了五朵火莲。每一朵火莲其毒无比，可以焚烧一切。

“嗡嗡！”五朵火莲疯狂盛开着，可怕的火莲威力荡漾在大殿内，

火之力的炽热已经让策旺剑卓和映月宫主汗如雨下了。

五朵火莲迅速成形，悬浮在毒面神梟的头上，此时的他，竟然面色出现了苍白，显然，这种招式极其消耗灵力，哪怕他是毒面神梟，也是艰难支撑。

毒面神梟狞笑着看向策旺剑卓，见其一脸的凝重，森然道：“去死吧！”话音落，就见那五朵火莲在他怪异手势的牵引下，向着策旺剑卓暴掠而去。

“呼！”策旺剑卓神色有些沉重，就在火莲飞掠间，久违的焚天霸体快速浮现出一座光阵，那里同样火之灵力狂暴汹涌，威力也不容小觑。

“吼！”此时，策旺剑卓的头顶也是突然火光涌动，那凝聚的火光大阵，化为一头红色猛虎。那只巨虎也是在此刻仰天咆哮，虎威暴起，周身的火浪滔天；在策旺剑卓手势的指挥下，火虎也是一动，下一瞬便是化为一道火线，急掠长空，冲向那五朵火莲。火虎掠过，大殿的空气都仿佛要爆裂，发出呼呼之声。

“哧哧……”身躯庞大的火虎与妖艳的五朵火莲在大殿的上空猛然遭遇，只见火虎张开血盆大口，尽数将那五朵火莲吞食腹中，任凭毒面神梟如何施展急救措施，仍是逃脱不了被吞噬的命运。

望着顷刻间被吞噬掉的五朵火莲，毒面神梟脸色也是瞬间由白变黑。猛然间，毒面神梟脸上布满了绝厉之色，微眯着双眼，瞬间，他的右手掌一翻，一枚符篆飞出，“噗！”一圈绿色火焰悬浮在他身前。

“血祭火莲。”毒面神梟那嘶哑的声音也是在此刻再度阴沉响起，随后便是见到，一道火箭从他的指尖射入绿色火圈。

“滋滋!”血漫绿色火圈之后，就见那绿色火圈如同吸血恶鬼一般，竟然在瞬间将那鲜血给吸收了进去。而后，就见绿色火圈周身萦绕的火芒，颜色更加殷红，灵力波动也变得更为强劲，其火势完全碾压了火虎之色。

“嘿嘿，小子，受死吧!”毒面神梟狰狞一笑，像一头恶魔。随后，火莲绿色火圈也是携带着强大的灵力波动，只在片刻间就飞掠到火虎灵阵上空，红光一盛，瞬间就是震爆了火虎灵阵，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震暴火虎灵阵之后，那只火莲绿色火圈竟然是飘掠出一朵火莲，比之前毒面神梟运用功法所凝的火莲要更加凝实和艳丽。

熊熊烈焰，从那火莲中荡溢而出，形成一圈骇人的神芒，那炽热的温度，仿佛是要把这大殿变成一片火海，万物彻底焚净。

“给我破!”策旺剑卓大喊一声，劈天戟袭向了火莲。

“啊!”正在指挥着器灵，满脸挂着得意的毒面神梟，在这一刻也是脑袋一疼，失去了所有的动作，整个人也是在瞬间便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砰砰!”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大殿上传来两声震响。毒面神梟狠狠摔在地上，器灵击穿策旺剑卓身体飞出。

策旺剑卓有着神秘焚天霸体做为保命底牌，一到自己身受重伤，或者遇到生命危险，那焚天霸体便是会自动释放出紫色的能量来修复他的身体。因此策旺剑卓尽管五脏俱碎，但并没有死，他摇晃着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

“不……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你为什么不会死，本座不想见到你活着!”毒面神梟几乎要疯了，被一个小小的家伙打败，这是他最大

的耻辱。

这一次，毒面神梟那黑色的大手又是在四周比划了一圈，周边的灵气也是快速向着身边汇聚，就连在十米开外的映月宫主策旺剑卓都能亲身感受到，自己身边的灵气，一下子被抽空了。

片刻间，毒面神梟的头上便是浮现一把巨大的黑色气剑，显得那么凝实，顿时间，策旺剑卓就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危机感迎面而来。

“无知的家伙，本座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毒殿强大的功法吧！”毒面神梟也是一边凝剑，一边瞪着策旺剑卓恶狠狠道。

策旺剑卓抬头望了望毒面神梟那凝聚而出的黑色巨剑，只是神情依旧不变地对着毒面神梟，不屑道：“无论你这一剑多么强大，你都是无法使出来了！”策旺剑卓神情一凝，体内焚天霸体高速运转，劈天戟对着毒面神梟轰杀过去。

“啊！”就在毒面神梟头上的黑剑就要斩下的时候，它的神魂也是蓦然地一疼，直接惨叫一声，庞大的身躯也是快速从空中掉落下来，而他头上的那把黑色气剑，也是风驰电掣落到策旺剑卓身上。“啊！”策旺剑卓整个身躯一下被破开。

“噗嗤！”毒面神梟头颅滚落在地，一股黑血从其脖颈喷射出来，足足溅射出十米多远。

“神梟！”话音未落，一个头戴紫金冠的女子杀到杀到，正是毒面圣君。

“咦！”随着一声娇叱，映月宫主早已截住对方。然而，面对那毒面圣君袭来的凌厉一刀，映月宫主那俊俏的脸庞，始终保持着平静之色，就在那毒面圣君的攻势马上就要攻到她身前时，她的身体也是

猛然一动。

紧接着，映月宫主身体就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而那毒面圣君袭来的一刀也是将映月宫主留下的那道残影给一刀打碎。

“杀！”大刀落空，那毒面圣君也是面色一变，一声大吼，一招“力劈华山”，大刀劈向对方。“唰！”瞬间，映月宫主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毒面圣君的身后，迅速抬起手掌，只见掌心紫光涌现，宛如紫日映天，以雷霆不及掩耳之势向着毒面圣君后心拍落下去。

那毒面圣君感受到身后袭来的掌风，心头大惊，猛地快速转身，同时把自己的灵力调到最大幅度，大刀直接是迎上了映月宫主拍下来的紫色手印。

显然这毒面圣君的战斗经验非常老道，竟然在映月宫主一击必杀的状况下化险为夷，并且还能再次施展功法与映月宫主对抗一下，不得不说，确实强大。然而，就在毒面圣君的大刀迎上映月宫主紫掌的时候，却是再次落空，而映月宫主的弑天掌印却是轰在了她的前胸处。

“咔嚓！”胸骨碎裂的声音陡然响起，胸口瞬间塌陷。“啊！”一口鲜血带着破碎的内脏从口中喷射而出，毒面圣君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夫君！我来陪你！”话音未落，逍遥公主一掌拍在太阳穴上，慢慢倒在地上。

“杀！”外面传来无数呐喊声，一时间整个毒殿都在颤抖。原来兆惠率领清军赶到。目睹夫妻二人惨死，将士们一个个怒发冲冠。“杀！”兆惠大手一挥，将士们全速杀向毒殿。

“叮叮当当！”“啊啊啊！”武器撞击声、惨叫声连成一片，到处是鲜血、头颅、尸体、残肢断腿，阴风怒号，鬼哭神愁。经过三天的

激战，清军全歼毒殿残余势力，阿睦尔撒纳最后的底牌全部打完。

1757年10月，沙俄谢米巴拉厂斯克要塞城主派人向清军统帅兆惠求和，在清廷的严厉斥责下，城主主动交出了阿睦尔撒纳尸体。原来9月阿睦尔撒纳就因为得了痘状病毒身亡，兆惠验明尸体正身，受清廷委派与沙俄正式签订停战协定。至此，清廷平叛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战争，通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帝王的共同努力，历经70年，终于取得了胜利，准噶尔汗国彻底灭亡。

完

2024年7月12日